



顧齋集

四



書

卷十三

^ 16
2402
4



和
2402
13-4



頤齋遺藁卷之七



書

與安持平致宅書

辛巳

春間胤輝過訪娓娓數日若承執事儀範喜幸尚何
忘居叻何又聞行臺迤洛水而南卽此東望始千里
而近矣每念旅舍東華靴笏鞅掌有不堪者乃今出
領海駒歷覽名勝綾冊餘暇又有吟詠之趣浮世軒
輶應不博此顧以忝齒子姪之誼豈不早書以賀奈
無便何哉忽拜抵家親書恭審體度增福尤爲之獻
忭惟是松楸邈渺華鄂迢遼二胤來侍而輝則又歸

想不能不以為懷也。狀而軸中律絕，出自機杼，不費鑄錫，真情老氣，溢於辭外。豈江山所助耶？若侄等雖幸依侍而家親晚暮，占解溫理小學，伊吾日夕往往添病，重有自己冗故，因以懶癖舊業荒廢甚矣。雖欲趨陪，凡案得備，顧望之對庶幾有得而末由也已。

答安持平致宅書

庚寅

前書纔去，下復俄至，雖一室承誨，何以異此？矧又伏審炎滂，氣體候萬康胤輝，父子侍旁，無他區區幸慰。不容言喻，乃若下問辱說，雖是未徹之章，而既已流播一世，姪誠聾僻，亦豈全狀不聞，蓋下鄉以前傳者。

只言以為來歷不明，此必頃年因先考親古碑，追正譜誤而狀五秉大家如李清江故事，豈不狀予不意遂為外間口實，以故歸告老親病弟相視一哂而已。及夫還仕，又復得諸一人，則又以為挾術拔身，此乃湖南風習，姪於是又不覺大呵也。念平日庭訓師教，不越于經禮，顧餘力易範而時時出入，又止律歷二家，謂是二十年來所劄性理大全書中一二之闕，庶可並與東賢之未遑而舉之耳。自餘參同醫藥，太乙奇門六壬風水，相人談命諸家者，流不獨聰明有所不周，精力有所不足，亦恐因之喪志，甚或未曾經眼。

國齋彙
者有之此則執事所已俯悉乃一朝受詎何哉雖朕
此非其時臺官及其居停主人本意所在實有暗中
主張正在於大嶺以外一潛夫彼賴場屋密交嘗占
槐錄翰圈而終爲一二公議所斥原其地累人孰不
知且姪於彼面目不曾相識姪顧何怨彼亦何待姪
一言而尤累乎獨姪前歲在義盈不能善媚一僚僚
卽彼密交之一也謂姪不肯長番公朕飛語欲假手
辱姪彼旣日夜切齒於姪所嘗識一重宰意其公議
之所出而節次移怒重以信誣居朕至有此事則世
道人心寧不可怕姪乃羈縻未歸若以章之未徹爲

諉者朕未知世之君子將謂姪何姪之一出口爲親
養是則必有知者朕於夙昔自視不亦愧乎至於前
後承 褒復有委折厥初只以輪對官隨衆入侍耳
忽蒙 聖上記昨年節製居魁冕屈時事而三大臣
又以今年文獻助役者縷達就中領相公尤力其所
遇獎莫非令人慚悚不敢當者而重有淺於易學四
字 上亦惜未入編輯 啓下之列而因舉備考一
段象緯文字 皇明天統清人時憲二曆沿革之故
姪旣自揣屢辭終不可得則乃據張廷王明史仰對
而 玉音嘉賞一則有曰淹博一則有曰質實徐又

詢及命名胤錫之義而復以承旨所 啓先世文
學行誼之傳老親別薦清擬之實至再三下 教曰
有是父宜有是子遂 教曰樂哉今日又 手寫姓
名誦之志之 顧大臣教之曰當為卿等不忘他日
又 教編輯堂郎曰予晚始得人爾等亦知黃胤錫
予自是益 垂褒累日而畢竟勤政 親臨則特
賜召對 下詢 國初宮闕名號處所以至都城今
古事跡姪終言高麗已置南京于此而東南北三界
與今城界無異惟西之歧峯今稱鞍嶺者舊在界內
視今城界壘廣大耳 上下教曰鞍嶺為都城窺峯

南京之包入界內必為此也又 詢大臣以為予聞
黃胤錫聲音洪亮必其為人碩大夫以姪家于南今
五世矣一朝 異數將何圖報况領相公初無半日
從容不知何自聞之姪誠驚惑無以一謝其門耳抑
易之為學一也何大臣謂以經術而為 君父告之
彼誣以雜術而向臺官嗾之耶一榮一辱無亦命耶
執事願試回教之也秋候邇止并乞加護以慰遠誠

與韓進士致明文書 甲午

胤錫等再拜白一自奉違忽焉三茲區區戀德靡日
不爾益嘗竊惟當世先友諸爺歸狀者無幾其有以

歐陽文忠公集
累葉同袍申之文章聲氣之好則尤落落鮮覯惟座
下於胤錫四世實壘且筮但不姓同爾每念先人晚
年有教以爲祖考朋友四公叔考已記之矣若夫仍
租子孫同志而同歸者只某甫爲狀此指座下言也
雖胤錫等不肖無狀無以仰體遺訓而比修遺藁得
座下唱酬之作四十年舊跡尚顯顯紙墨嗚呼人子
之心安得不血涕况如惠輓重有戚戚者乎所恨苦
蟄以來偏慈之寧日恒少以書以面俱不獲起居如
願耳卽於意外自石邨遞中伏承下慰驚感慟悃不
容已者因審春和靜中氣體候景禧滿幅心畫又仰

夫秉燭不衰之盛德不知天公何故憤憤偏禍於先
人耶抑昨年座下之失第已足缺望而先人之受
天褒無一命不幸與之同病矣狀今 聖壽彌隆八
方咸圖優老而座下之福履康健如此自天申休行
可卜矣引領馳賀當復如何慕羨之至第切潛傷而
已胤錫等頑忍不效禱吉纔畢倘早晏作東中行敢
不一造床下請教耶千萬不備

答安丈 鳳胤書 戊戌

奉誨忽已隔歲區區馳義不翅飢渴乃在鄉得因金
士謙徑承惠書副本入京遇金司藝始獲正本其出

已三旬有奇矣滿幅條縷信乎筆端之舌諷誦無斃
諷謂距以七百里而遙哉至若所示委折頃非不詳
茲復何溷第惟國典儒訓先輩或容取捨於其間而
要之擇其可據而審其可從爾今此祠院影堂逐項
甲禁之嚴則但知自先朝著于典而已未聞有一
二大儒議其如何而著于訓者則遺臣後學之道與
其訓無可據而苟於私之為病曷若典有可據而畏
夫公之為愈乎且以近世諸老先生已事徵之雖古
禮遺文之甚明而有不能無疑於時義則必令白于
朝取裁此又拳拳于禮律並行之微意也故竊僭

謂義理所同朱宋復起庶幾不易斯言而奈之何一
朝響之於無於典無於訓之地乎由是言之待朱宋
能以義理者愚未見其非敬也待朱宋或歎義理者
愚未見其必誠也狀則執事所被仇視之詬胄鑄之
誣亦自起自滅不滿一祭者耳彼而施之何快之有
此而受之何愠之有間者李君烈氏韻遠從子上舍
以錫來傳令胤欲以是鳴寃於靈光倅沈令有鎮不
果而去其末也善矣其始也過矣意者執事於此或
微有芥滯而旋不畱痕跡雖以已賜之一札當亦不
外於所悔不尤盛哉辛酉禁令之作胤錫雖在樞昧

尚記先叔祖龜巖祠亦列其中鄉士有欲退計年月者先人不可曰叔父而在必不是許竟以亟撤為甘後對高門湖巖令公致宅談及理病祠受毀輒太息久之及聞林應教象德繼室亦不肯瞞朝令而存夫祠則曰安氏固法門一婦人能復爾耶蓋遺音猶在耳如昨而理病祠事適又蒙提私心悵觸良已慟矣尾舉儀禮疏說向來亦豈不揣夫不安而朱子既不以勉齋之編入為非宋子又不以玄相之質問為斥故自執事以至諸公隨處奉商不一而足而百爾思之終未悟其可安爰待兒輩心制之畢乃克醮女

斯又餘教所及得寡過者早晚賦歸切乞毋惜鉅貲不俾無狀或為小人之歸則雖此極陋又安敢徒事唯諾而不知耻乎歲行盡拜床未涯伏惟為道保重以慰士友之瞻仰因又亟火此紙不令漏聽者驚怪則亦榮矣

答安文鳳胤書 戊申

堯時會在巳午間今則未及此誠出語類而本文今則之則正作漸字蓋語類多是記者之誤此則無誤其意甚明邵子本法第一世首甲子年第二世首甲午年二世而六十年一周性理大全經世指要圖堯

入已會第三百五十七世蓋堯元甲辰則入其第三
百五十七世而二十一年甲子正入于第三百五十
七世之首此以甲子為重也厥則甲子以後五十二
年及舜六十一年與禹七年共一百二十年成四世
而禹八年甲子始入午會第一世之首自此甲子下
距今戊申積四千〇〇五年初年宋慶元庚申朱子
年則餘三千四百一十七年〇又置四百〇〇五年
內減明天啓甲子張裕谷之世以後一百六十四年
則餘三千八百四十一一年〇大抵自午會第一世以
後無論年數多少取次積年無非以漸向未之時則
朱子之說信矣惟裕谷所云已會未二百四十年者
當改云一百四十年者何也上文一百二十年并堯
甲子以前二十年則三百四十年故也以指要圖為正

周天經緯里數之說此

本出爾雅釋天註疏而上自書緯考靈耀下至王魯
齋造化論無不同者如朱子天問註亦狀蓋古者四
游八尺表之說也有曰周天圍一百〇七萬一千里
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古圓徑一度二千九百二十
二里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古曆三
五度四分地徑三萬里以其半徑一萬五千里減於
大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則自地面上面及下底
各距天頂一十六萬三千五百里矣其曰八萬四千
里者乃是悟真訣及魯齋論別為一家者之說與爾
雅各出今不當強合狀無論彼此俱系漢儒古曆疎

而不密自萬曆年間大西洋利氏新曆出後天地經緯之說信而有驗未知曾或詳之否乎日徑王畿之說亦出漢儒而曾齊之論因之朕今以利氏說考之無驗蓋利氏云地徑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有奇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有奇則其徑圍里數可知凡八尺之表分測日景大約南北距千里則景筵一寸非其盈縮實率也又如月會以日徑為十分而南北行千里筵一分此亦大約意者古云月徑千里之說或亦千里一寸及千里一分者之類而日徑實不翅幾千萬里耳今當以日大於地為正狀月中微翳

又非地掩乃其本體與地體相類地體圓而有凹凸故月體亦有凹凸其受日光也凸處最明凹處猶不甚明如有翳焉惟其值望對日而會也為地影所翳不能受日光而會此又中西及東各曆易諸名家定論所載爾

與鄭長城景淳書 乙酉

日者何幸造門庶了金山宿債况乃許之從頌慰以飲食月高燈炮和氣排雲及其娓娓良燕不知畔牢之為愁則辭璜文黼而本之乎三禮識鑑論衡而參之乎大易回念二十年所閱薦紳非一二矣若執事

瑞人神士不可以梯接者創觀自今始不偶爾譬之南越王黃屋左纛沾沾自喜一朝送款於漢廷視胤錫自失何異哉惜予精神短乏不能極力振拔言語拙訥不能究意揚抗天明拜退只黯狀而已伏惟卽辰靜居體度增釐胤錫方的家庭路過金友益休此友有文有行在桐鄉北境者見胤錫觸寒患嗽挽令三四日調理茲始踰大嶺北上竊計成處士遺文既係執事所願觀而坐此賤疾恐未及期周章矣蹶起以思愆約是懼留書討邑遞奉告如此乞賜開怒展至二十日得蒙崑指惠存則幸幸甚其千萬不備

與鄭長城

景淳書

乙酉

日者草草奉書想已關覽也雪寒猶烈伏惟靜中起居珍重馳義之至有不容喻胤錫歸依膝下得幸粗康而嗽證未快苦悶奈何成處士遺文果得準請茲不敢坐待盛使輒走入呈上乞令廣募書手分卷錄出趁新正初旬則區區無狀庶免本孫之譙也因念古人所謂文章知己之遇在胤錫雖非所與擬而執事過加拂拭既舉全集三冊示之矣竊觀意下若將引而進之於中原鞭弭之後塵况乃索敝賦有命在焉使胤錫墨守不出不思聽望音麾則豈平日慕悅

之心哉獨恨手鈍紙乏無以遍質僅將記一守分賦
一賦秋古詩一篇雙鳳獻之座下倘蒙不憚評誨可勝
榮感異時汰亂藁有得即媢毋露現渾身應未晚也
千萬不備

答鄭長城景淳書 丙戌

發春有日政爾馳義即承寵存敬審尊體介福仰賀
不能已也惟是江潭三月家國尚迢狀覽時觀物得
無感乎若胤錫區區雖幸老人粗康而業退齒邁殊
可懼也向來所獻只希一祭而已非敢僥倖翱翔於
談藝耳乃蒙許其自重者狀豈草野倨傲未免露相

歟誠若是則猶未為中道何不砥之而以獎哉成易
知己錄出原本謹領之夫夫沈淪而不蘄知者今古
何恨三復來教實為之愾歎矧此人此書世不省有
無久矣一朝得執事將有以表章則逝而有知亦足
無憾顧胤錫何人一言公誦遽達於分功耶雖與有
榮旋切慙焉

與鄭長城景淳書 丙戌

秋雨生涼體中何居令郎侍學增吉胤錫自經出肅
喝疾遂發所營諸具又從而關心耳同僚既先赴直
則只當南歸侍歲杪徑造 陵下以為番遞而俄接

僚書聞 丁閣將有修改之役而胤錫又且受 香
下去告由矣回念千里非近流光可惜而奔走風埃
恐成虛生之人昔朴訐事蘭為高門湖陰公所薦及
其困悴曰令公誑我執御宣不誑我哉大約不出三
數日當啓行不暇更圖從容矣所乞贖章無論詩文
倘蒙一揮申以今季氏心畫則越絕山川從此生顏
而無狀之身亦或有以警發如何易學圖解首卷并
望惠送餘不備

答鄭忠州景淳書

戊午

即奉手札敬審寒令朱墨之暇起居增福區區怵幸

良慰係仰之懷况乃滿幅見憐無非先獲雖使胤錫
自道其羈旅拘繫之苦猶未可以若是之纖悉苟盛
意所存不以身設處又安能也胤錫一別庭闈居狀
七朔雖時時得書而欲歸未歸只增嗚邑今方大擬
趁來月請覲而未知得遂否也每念令胤丰秀該洽
重有趨過之教目下所占已足令人屈膝而書末誘
掖二字何其過情至此謂胤錫所為時文有可取乎
則十年窮途拙鈍可知鑑裁所存世自有其人矣若
謂無狀亦嘗有聞於父師而經禮性理之遺猶可幾
也則是又願學而未之能者以彼以此執事所取者

何在胤錫誠愧且恐不知所以爲對茲輒反復請教
乞自今勿施不敢當之禮庶容他日進身於宇下如
何如何惠來三種亦感眷誼之周至惟乾缺二十其
半見逸非獨汝羨之可惜而美貽之委草爲尤惜也
千萬不備

與鄭洪州景淳書 已支

自執御南下已經一度奉書想或入覽矣居狀閱歲
春又向晚伏惟衙暇令候萬祉區區馳仰有非恆日
比也胤錫客秋覲老慈以來而東部十二朔忽橫遷
爲令於 長陵孤根弱植安所不可而今年母齡恰

八十矣出西城百里伴札亦閱每一念之潛焉以涕
豈不欲亟亟棄官而臘政所差僚員尹休文限滿關
促猶不至獨直九十日愁與病相仍又有咫尺染癘
之虞顧無以乞暇又無以圖遞哀哉哀哉不亦命乎
因念胤錫無狀爲座下拂擢久矣則先人之所深感
一世之所共誦而年邁以往學彌退而識彌荒曾未
一日少酬知獎之盛狀目下至願惟在一斗邑榮老
母相與頌夫仁人君子之卒惠耳乃其伉拙崎窮前
進無策卑音自歸於置散之地昔朴評事蘭爲高門
湖陰公所薦及其老且困常面言令公誑我今未敢

遠以一誑字奉聽而其言外之悲猶有可以自喻則
執事俯燭當亦爲之戚狀而無已况頃母書有云使
汝有餘望則耐苦無歸可矣不狀待僚至决歸可矣
試以奉質於知汝愛汝之前也嗟乎嗚一世而知我
之深愛我之甚者非令公而誰哉爰自令胤轉達一
幅以稟去畱二字進之惟命退之亦惟命而已竊有
一事可承一祭者其始到齋輒次韻歸去來辭以自
寓夫戚戚之憂嚶嚶之樂而尚爾鬪絳未成歸人回
視拙藁可愧多矣况乎光陰易逝五月初旬百五十
日之限行且不遠縱令限滿亦復何爲旣愧而慟久

益靡薄謹以胎紙錄上幸無以一時元亮備人間者
見斥則小人之受賜大矣千萬承誨未易期伏惟加
衛增護以慰下誠

與徐判書命膺書 丙戌

聖人有言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於士焉而
友仁足矣猶且加進云爾豈不以義理無窮資益須
博譬之金玉之質而追琢而彌章乎彼其一有得輒
沾沾自喜不知不足則亦愚而已今胤錫馬牛齒三
十八矣幼而過庭比親有道庶幾因之管窺狀竊悼
夫生長東南不及遍游英俊而又重以疾病遂塌颯

國齋堂
未奮益自百氏溯而歸諸六經覺渺瀰也若日用常
行尤有不容忽者顧初志莫之少酬則天生男子其
意何居將終身窒極無所於展捉耶抑猶可爲而非
夫盡一代偉觀未可也間嘗獲之與誦惟明公弘而
毅淡而不厭自小官時已隱狀重望矣及臨大事發
大議天地爲之軒輕日月與之光耀矧一家天倫參
立而迭承乎噫 國家之元氣有賴朝廷之清流有
恃歷選挽近誠罕擬矣而餘力發諸游藝始亦動爲
世準乃切切謙虛雖以韋布疎賤猶在降屈詩不云
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公之謂也亦既觀止我心

則降胤錫之謂也蓋當辭老父而來有所受不怠適
明公居間有月胤錫茲始得聞矣倘復自外不踏門
亦教則拘儒耳曲士耳獨於聖言何哉謹修容屏氣
先之以書以候將命進退所冀一望德暉之盛有以
薰耳目濯肺腸而麤率者潛革固陋者稍化卽天下
鴻纖幽顯之論亦或取次受賜也伏惟俯垂許焉毋
曰夫夫也不紹以介則幸甚

與徐判書

命膺書丙戌

春杪何幸覩德少慰青冥黃卷之想而及夫三侯有
期則台座猶在試圍矣歸思火急撥馬而南比者竊

聞有千里行登白山絕頂觀北極高四十餘度以夙
昔經緯之志當一大快矧彼時庚熱又過於 恩宥
乎秋氣稍涼伏惟江榭脩狀味腴有趣雖驅馳以返
而台體益復純釐不胤錫意外得被一命既經出謝
又將窺禹穴於越中耳顧以渴疾迫於行程不暇踏
門而亦教永念慕仰之至寧不悵狀謹奉狀敬伸起
居而已千萬不備乞賜台鑑

與金教官正禮

履安書

庚辰

前歲獲奉良晤每覺清風拂衣南來索居無由致身
珠玉之側卽巾行摩挲朝暮遇之者惟心期可保語

耳天氣已寒伏惟侍學增吉聞有烏養之任家貧歲
惡此固難免不知可供滫瀡否向來安峽喪事極用
驚悼之至竊想同堂之愛不問同氣今雖經時似猶
無以抑情也年紀汨沒侍齋舊學全荒每念丈席勤
誨恐遂辜負區區皇仄豈容言喻因記請業之日先
生盛意許令博求南中人明於葬法者有以覲夫將
行上梅之襄禮故歸卽求之得一人焉陳生光顯羅
州北境平里面九淵村人也年雖不踰四十而諸法
無不通曉驗諸墳墓心眼俱明此處鄰里以至他人
益多稱誦使其早游京洛其名豈下於近世南中羅

天一韓重會輩哉抑其人拙直恭謹雖在僻鄉亦自可親者亟欲奉稟丈席而嚴不敢焉茲以私布案右如不以鄙言為悖則作書本州牧伯使之津遣易與事也如何如何餘因副學令公謫中使草草奉候

與金報恩履安書 戊子

承信有月伏惟辰下侍履支安區區係仰愈久愈深一自丈席嚴旨以來私心亦慄惕未已豈不一進叙慰而天寒身病又拘掣多端永念情禮掃地盡矣近逢令從太僕約於冬至圖筵東陵黃緣踏門未知果遂此計否也抑有私懇賤息今年十七不能不

教作科詩而素以老親之命切願得左右少日所製以為模範此在左右固是涕沫之餘耳想發一粲狀念淵泉二先生殘膏剩馥亦嘗嘉惠一世流傳之廣無慮幾百來篇雖其安身立命非右於此而多術之教猶可因以見之幸望無惜舉其可選者寄示如何外此不宣

與金永同履安書 乙未

省禮言昨年金上舍士謙之行適邂逅班荆未暇奉候及其歸尚幸得聞安字耳不意近者乃奉令從氏黃州宅幽音之流傳則尤驚怛不能已恭惟同堂之

愛亦既隆矣悲悼奈何襄期已過孟夏方暄服履何似令咸仁瑞甫病餘其或繼醮而罹此心制耶並爲之馳念不已先生遺藁之役方至何許界頭高明亦非少日門下又多散處修葺一事恐不可緩且如年譜與夫遺真編改諸節又昨秋來時過筆洞始知固知一行極草草可愧而四方之人今方於子乎觀幸試速完淨藁使耳目增聳如何胤錫等慈齡七十六矣從此不敢復擬遠游安得一者面慰兼叙許多積懷耶北望憂相嘗不一二謹奉狀

與金西原履安書

辛丑

前秋辱復受自金士謙 徽陵直中僂伸紙領誨不覺相望六百里之遠况其尾示毋蹈前轍還一笑耳八字指意尤仰觀玩惠好之盛每一披誦其何敢忘旋聞出守西原則誠幸先先生杖屨所經得試家學而若區區拙弱徑遞雖無足道狀令蹲仍迄今則不亦時一還往而事已大謬鄰比無由此不能無恨耳不審元正政暇起居候萬安頓胤健勤可有前頭之望否胤錫五十加三衰亦太甚而偏慈八十二尚喜康寧晨昏之際庶其溫理舊業惟不辜函席之是企而已家弟胃錫及二兒一漢七漢輩其所交與綴策

又豈外是而十年三喪重以八朔斗邑之餘害公私
催徵靡日不爾古人云吟詩未了催租吏廝炒敗意
於詩猶狀矧其進乎此者耶乃若世間得失不惟自
量之已審亦知時勢之無奈則君平之棄世逸少之
誓墓其又何病之有所恨平日不善媚人觸處生疣
骯髒倨傲老而無悛向使一交於瑣姻撫仕甲第駟
僮之流則海邑筵使濫稅與否之噴何爲於山邑輸
稅無毫髮自膩之地乎頃歲固有人敢向先先生門
下謂胤錫浮沈而自省無是既已奉訴於祭文矣惟
其欺人欺天僭竊五命而前後官教皆繫坐而得之

十目所視焉可誣也思之及此益無望於更起執事
愛我其知我乎

與金持平 履安書 甲辰

比因長城金參奉士謙所報始聞執事有抄選之
命既又聞有傳諭甲召之舉永惟先先生齋志未
試其自是庶乎回念桂坊托契天若不偶則士友之
相期世道之攸托亦豈一二淺鮮而若其難進之義
則視先生在世有加而無域區區過慮竊不勝憂憂
之至士謙既以爲狀而胤錫亦不曰不狀耳

與金贊善履安書 丙午

河西金先生文廟追亨之論實係先先生所拳拳者亦門下一念繼述之地而前此再舉一未登聞此固士林之憾而公議不歿今又再發方跋涉六百里第嘆院果無阻塘否太學果無沮潰否區區愚見切冀門下有以左右之竟有以底成則士林之慶宜如何哉其爲本孫若而人聞亦從行當進拜門下有所稟裁而以公議言之則以本孫干涉一二亦甚未安故胤錫不揆僭率敢茲容喙於胎錄中倘蒙不鄙曲施則亦胤錫等私榮也

答金贊善履安書

丙午

春氣晚始向舒伏惟江居味道氣度增衛向來因長城金友直賢京寓回僂得奉二月初二下答仰悉已許院長又以疏事凡百申托于新寧令從侄則區區窮巷爲斯文一念庶其幸矣繼又忽聞疏未及徹而徑有河西先生致祭錄後之命而宗孫直休在京承除則尤大奇者未知斯舉特出自宸衷否或安洞從台諸公有以乘機贊成否且如顯廟壬寅賜額祭文已稱先正臣三字則此必尤庵文谷諸大賢所共上下商定而今審所降筵說及御製祭文先期流布者則不曰先正臣而曰故儒臣不

曰金文正而曰金學士使此老只堪儒臣學士之稱
則近世諸先生謂宜從享之說不其反歸於推隆之
過而前頭新享之漸似已可以一圭表而測日晷之
微差者未知閣臣喉院或旋有繳還而潤色者乎愚
慮如此願聞座下回教抑此疏論在 先朝末年再
發而不得上今若一不 允徑罷則彼沮之者必匿
笑斯議根本之地故茲輒書勸疏儒及本孫左右者
一疏再疏期準請乃已座下於此想與之脗合矣抑
前日在京聞有一種外論以此追享位次不堪躡在
舊享之上者狀德同論世世同論齒已有明儒李之

藻文廟位次圖說載唐本泮宮禮樂書可致而 肅
廟壬戌又有龜山豫章延平勉齋四賢追享及胡文
定張南軒真西山蔡九峯四賢位次改正典故昭狀
要皆本乎尤庵文谷之所裁定者矣日月不刊金石
不泐千秋萬世誰敢間狀竊想座下亦既一一默量
而密運以待 允批之降矣而年老則或忘地遠則
難面不敢不供愚聞如此耳興陽朴上舍燦玟即故
友上舍燦瑛河王之弟也新恩南歸袖出其從兄上
舍燦璿全州書及河玉遺藁二冊而座下文字亦有
別幅借至者河玉有靈其必感泣渠弟亦欲因索拙

語故姑雷而未成耳大抵此等文字雖小亦繫勸懲
存歿而座下多卻而不受於朴君曾祖遺事亦不肯
焉第令歸質於胤錫胤錫亦未有可稽不得不還之
狀斯在胤錫則無大關係在座下則恐孤一世渴仰
座下試一思之座下目前亦已以不再出自矢則座
下手分世界中所以是是非非紀綱一世者非筆
端然上而何哉顧且回心有未無惜惟其實是表惟
其疑是慎則士林當以為大幸矣如何如何千萬不
宣

與金贊善履安書

丙午

邦慶遽災延頸無所凡在臣民哀隕靡極况門下情
事尤有異於人者乎洋人歸自揚州聞赴哭班而老
來氣貌清健望之儼然此可竊想靜養神勞而狀矣
炎風正苦不審一向增衛否令胤劬業有進否胤錫
衰白已甚此行何益而只以甲辰禫月之樂簿今年
去月之牲簿再蒙副 點寧闕一謝家弟所強不得
不遠來而自量初非久計惟日俟南中人馬可得而
順歸者第以得暇為難如竟不易則一日三告病亦
宜在所不已夫古人貧仕吏隱之義豈無聞者亦見
其不可不爾而壯洞嚶嚶台丈責以未安二字江湖

鳧鴈何與於多少耶抑區區至願惟在一進庶七八
年德容今音幸或重獲密邇而變服多苟直茅纏紙
裹者耳以此超超因淹直中過公制將出而天氣逐
日增熱病軀亦多可慎先以一奴走書庸暴二十餘
日無聞問之逋傲而來時家弟胃錫書并以為呈爾
余叅奉士謙愈久思之愈令人愴涕春間河西先生
致祭錄後之榮怡不令見之也今儒疏請享者乃
反閱累月莫達自安洞從氏台以外曾無發一口者
而一種浮說又或有謂請享之不方則向來下谷有
沮之懼實仰先見之明矣近遇疏儒及二孫來言或

將散歸或將畱待公除未知斯二者孰可幸試回教
之也當此 上下悲遑計無所出茲敢尾稟夫以先
先生老門生欲成三席平日大議論者不亦朕乎未
知盛意如何

與金贊善履安書 庚戌

考巖講事之勛良感不鄙而儒生之揭來彼中者舉
多以文而不以實皮既不存毛亦焉傳况胤錫今六
十有二矣左醫右蹇重以頭齒之長痛無復出門外
一步之望而病弟胃錫亦經冬幾殊而僅活雖家壻
郵童之問字者方無以酬應爾自歎奈何石院講會

聞猶益勤信乎親炙之近而作興之多也

與金判書鍾秀書 乙巳

昨昨歲伏承下答狀敬審其時天慘之慟外至之尤種種不勝仰念惟大夫人氣體康寧是爲遙幸之至而昨春禫後一網癘患又爲凶荒餘毒窮居苟活無暇討復起居居狀忽復新春矣伏惟侍下台候益復崇深所後孫果是何親年又幾歲姿性又可堪文獻不托否頃聞遇長城一士人談及胤錫輒媿媿二日夜無已不知江湖畎畝中衰病賤物何以見念於當世學士大夫如台座山斗之重者乎誠感且愧無以

爲喻胤錫今已五十有七矣永感懷廓所相依爲慰者惟一弟胄錫二兒一漢七漢日夕講說經史苟及六藝庶可一再展眉而又與妹壻長城金叅奉益休士謙或面或書爲晚年朱呂之契矣此友積毀於二艱加傷於獨天又有中間人理之難處雖以理遣而病自沈痼乃今月一日壽止四十九而逝一孫八歲二女未歸朋友門徒加麻者數十人而胤錫又將以水樓金先生五大字表其銘旌以效前輩故事未知台鑑以爲何居其一第履休早學乃兄人所期待方守喪將以三月葬于親墓下台座聞之想必爲之嗟

而無已故胤錫討邑邨復書以告訃哀哉哀哉此
友百美所具既經既禮既孝既友不可以一節名之
而家世遐士無以旌 贈 邦國禁令無以俎豆則
銘旌五字又烏可已乎而一種議論乃以為不宐伏
乞回教有以裁示也昔歲下教教學者先以六藝者
極實且確而窮鄉苦鮮此等文字如數理精蘊曆象
考成前後編及律呂正義總名為律曆淵源者或有
可令轉購者則因北風惠德音如何竊聞貴宗金大
谷錫文氏居抱川官通川倅其學深于易著易學圖
解二十五圖五六卷發前未發始伯仲康節而花潭

以下所不論也其著策新法又力去京郭之陋大為
芝邨三淵諸賢所服而所用著不以假著而用地道
海中所生龍鞭耳亦名龍鬚木者百葉為一部試驗
如神于其書可徵也但此物在湖南窮居者實不易
得曾聞世人說則求之咸興以甘無海無之價亦不
重倘蒙下念博求而分惠之則不惟在此可以資夫
觀玩亦台座晚喜易之一大助也

與金判書鍾秀書 丙午

天不祚東震盪之靡主臣民普慟曷有其極因念胤錫
記府之候起居亦已有年矣長夏啟超伏惟侍暇台

體清練增衛胤錫白首永感一出誰孝而只以甲辰
禪月樂簿之 除今年四月牲署之 授俱出副
點其見 天心不可不一謝而歸故六百里力疾以
來居無幾而 國有小喪 上下悲違不敢遽爾請
暇蓋以退溪先生當 明朝大喪因山之未竣而以
宗伯經去者推之一小官引歸寧遽無說而相愛之
議猶且稅執至或勸以待閏秋乃南未知此義如何
願試有以回毅之也早晚南歸如得順復庶幾一謁
而茲先委伴奉書以達慕往伏惟台察書且發而適
遇金叅奉直休則為言台座有為胤錫所求北海龍

鞭草一百策者方在書度驚幸之極如得尺蔡拜乞
命侍者出付俾資江湖進退之觀玩則又何幸如之
無以仰報偶記舊謨自警箴一篇以呈伏惟一祭而
摘示之

與金判書鍾秀書 丙午

禮焚徒月普勸何極秋氣回淡伏惟侍下台體候增
衛區區戀德不比恒品初秋赴官出於長霖 促教
之際不克迂進門屏以成南歸一拜之宿願行望日
長山色第切瞻徠此來遇今宗鍾俊生自清州歷訪
者承聞談及無狀尤用榮幸而已胤錫牲署之出只

為一謝而去爾不意 國恤不果暇歸居狀五十餘
日乃得此斗邑薄俸無以領舉家奉先廟雖二兒番
至相守而其為羈宦則一耳况民貧歲惡滿目愁悶
寧甘投印而回念肅拜時文章淳實之 褒下直日
擬議桂坊之 教則九頓千涕惟欲死報不敢不低
徊眷繫奈何奈何顧平生拙於吏治如錢穀甲兵非
不以略講而終知其非急於古靈諭俗之方此所以
隱憂如灼又安能亟戢奸猾大舉賑濟乎蓋以濂溪
大賢初猶不見知於清獻今世豈之清獻而所之者
濂溪也朕亦安知無一人願學濂溪者而為清獻之

所終禮也乎夫惟獲乎上朕後方可有所猷為而順
親信勿猶非中人以下所盡分者重可愧已向來龍
策之惠謹已將一作二依大谷易解分作百策者二
五十策者亦一早晚觀玩之資訊大於是時繕箱籠
如獲尺蔡珍哉不自己也千萬不備如有下勉教語
何慰如之

答趙仁叔鎮宅書 己卯

完城解携尚今黯黯人來忽承千里訊字忙手開讀
如對鸞停幸慰不可量也矧惟侍幼起處增重同氣
之戚果能排遣未歸對親懿情話哀哀則少一之恨

固知難耐使其任情而已卽無以上慰矣此在高明
想不至如是耳所囑二字畢境又眼方方正正既
嚴且重如山加獄氣象可觀未知尺餘弱腕安所得
千句筆力也高諛遠遺深感不忘謹當模勒標揭誇
示野老而存其真本以爲久遠圖矣胤錫長夏呻佔
聊用消日外此何足言只須早晏面討

答趙仁叔鎮宅書 己丑

卽拜惠復敬審侍學之安吉可敵一晤第此區區處
義豈高明於 朝報猶未詳察而狀耶蓋初頭則非
全一道停舉而家第名旣在錄自在於付籤爲民之

數及其因泮長疏事更加一層則又二南都停而家
第亦在其中乃兄雖以一命之故姑被 分揀幸免
遂送而晏狀又場終愧古人况海儒伏 闕又如許
所謂蔭官亦安知不入於終遂耶已以此意一邊馳
稟家庭又一邊請教大府高明亦詳思回教因以外
議中示如何前江泛月固是奇事而鎖直不易脫倘
得脫又必受差 祭官惟俟得閒而已

與趙仁叔鎮宅書 癸巳

胤錫等稽顙言夏秋之交獲奉大庭下賜三忠志一
冊申以盛問教及教師一字一涕區區哀幸豈勝云

臨齋書
喻日月無幾陽且復亨伏惟待暇靜修益增吉慶嘗
聞文師之訓每言天下古今義理大處遠當主晦翁
近當主九老狀則士大夫出處語默一大成法惟未
書在耳苟一念及雖不中不遠目下象占雖非苦蟄
可與而如高明自幼相愛之至又不敢不以是告早
晚用我之需不在茲乎胤錫等一縷苟延生亦何爲
親喪尚在淺土慈候多至危境而七旬大旱之餘又
無飢粥可繼漆室之憂益不止沿海十餘邑可惻耳
至若父書之讀猶屬自己哀錄服膺身得已者自惟
衰威以來斗覺向衰鬢鬢華瞳昏將智而耄及以此益

恨前日之頹浪如幸抄編有成敢不一質於天應與
夫座下哉明年二月禱吉應訖天若不終呵罰許令
更修情禮於泮杜之間則對高明破涕亦有期矣奈
何奈何

與趙仁叔鎮宅書 甲午

胤錫等白自有冬書久未承復意金戚光或以病滯
乃今月廿二日始因京邸得奉客臘二日回教雖其
經歲始到傳者可訶而忙手披讀辭旨縷羅若千里
一席信乎書不可已者况審方往湖上日從容經史
爲樂可知雖大庭入城出自 嚴旨亦有閑於溫清

之或曠而天下古今不如意者常多善哉高存之有
言曰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又曰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
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嗚呼存之之言如此此其
所以終得力而掩言也歟胤錫於此溪所愛者高明
亦無以非出朱子而遽輕視之因而有以加勉則前
頭出處行藏之間將無夷無險隨遇快活無復摺押
之可虞矣朕其要恐亦無他惟及今大讀晦尤諸書
上下沿洄參以觀玩之妙則事事如意真在是爾所
教時措之方又說外而求之我先人晚年嘗言大易

中庸非二致蓋知時識勢窮則變變則通以究乎君
子時中之道者初無一毫殊歸之可言是須地位最
高以上方可容議其間朕其分量所及各有可以受
用又不得以非大聖大賢自畫也如高明妙年英才
入承庭訓出奉羨教者尚奚欲以中人以下自處而
至發於下亦耶記咨叨陪羨上也先師亦言人固貴
乎謙退朕只事事謙退不復有所擔當而邁往則過
矣每見士友詢及作何工夫例多謙語徐而察之未
必不由實無可以告人者故不能飾辭欺人其不欺
是矣若無實可告則豈不可憂此先聖所以有取於

狂狷耳先師此言固為胤錫施藥而世之君子亦宜
留諸意焉高明其謂如何抑高明以晦尤既邈而時
無責善者為慨只此一念可與為善狀自我求之人
必輔之一藝一能猶有狀者况其進於此者乎天地
之道感應而已感之應之其理亦一誠爾高明試以
誠存心而感之而終無應之者則豈理哉其必不狀
已矣如胤錫四十年頑頓疎鹵之質無足議者倘自
今愈往愈久得以窺覲高明之至誠則安知不一唐
突於忠告之列乎狀高明至誠所存先須可驗於為
胤錫責善而非平日唯諾之所循則雖相望之遠莫

往莫來而書以相警言不亦恕之一端哉夫狀後胤錫
之愚方或可以冒陳一得而忘其僭矣蓋朱子所謂
喬木蘅茅之分自古已相懸絕故爾高明其愛思之
時因邸遞毋金玉爾音豈非賤交之幸哉乃若入城
之俊雖有所教在胤錫今日自羨上一操文以外又
只一候大庭與高明決別耳尚何他途之有行偏慈
已老薄庄方歎回念疇昔靡日不自知罪惟祈高明
他日得處試學之地尊 主庇民家 國俱光則雖
田間華髮當亦與榮而有誇矣其或有事南下肯訪
否乎易象範疇之案輪鐘霹桐之架中有一邨翁竭

來於西山東里禿驢之背者則胤錫是已高明之不
以忘尤大賜也千萬優遽不宣

慰趙仁叔鎮宅書 乙未

胤錫等痛哭再拜言前秋拜大庭之日尚幸神儀康
旺將或再承諄懇豈意天降殄瘁先文丈府君奄捐
館舍公私傷痛有不容喻蓋如胤錫無狀者流先人
之故得蓬門墻受知之深起死之盛今十有八年蓋
未始一息忘也又况先師既逝世道百變靡一賢不
詬以邪靡一忠不誣以逆則其能中流砥柱任先師
期待之遺意者亦惟大庭而已雖胤錫輩蒙駭不足

以有無而百歲瞻仰如斗在天精誠所發不以山川
間之嗟呼失怙以來區區此心豈非可質鬼神哉而
一朝竟至於此薄福之痛視凡民尤切訃報之聞自
本倅又晚不知疾患果革於何證臯復果在於何所
樂而未及躬奉珍而未及躬助甚至只聞七月而已
其日則隱約十六七間云爾嗚呼窮塗此何人哉吐
望驚怛不能自己伏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可堪
居日月流邁遽逾旬朔哀慟奈何罔極奈何想哀侍
平日亦非甚健不審自罹荼毒氣力何似伏乞強加
餐粥務從中制上以奉慰慈闈下以相寬穉季無使

聖人滅性之戒身自犯之則千里相愛之願也胤錫等依侍八耄母氏幸無他故而夏間哭十一歲女殤申之種種冗憂目下一網可怕又無過於紅疹俯念壯年子女如在冰尾用是不敢徑行姑因李友永必憑付先慰狀禮其於悲悽又無任鄙誠狀九月葬期看看不遠窃料楊根必有虛左規畫之地所未易承悉者日子耳如有順便倘遞示不胤錫等行不行非待於日子而近處士友自有願聞者矣如何如何嗚呼操文一哭尚可少泄此慟耶

與趙察訪鎮宅書

甲辰

今秋忽又已高耿耿白首之戀庸有既乎升沈榮悴姑亾論第惟侍下湛樂近作何狀或云殘臘應出六未前無可以內遷耶喬木之義自異衡茅馬曹之閑寧博鳳池但今及此小官時大讀朱子書日用義理浸灌曾次則天生男子之意會有一度展施况高山九曲相望不遠永念先大庭弦歌遺澤在少日足目者又豈無所觸發於自勵耶李氏令胤學課何居從今亦自矢白雲志業不胤胄等春仲禫吉胤廓極矣十年四喪三歲荐荒雖幸不填溝壑而髮宣而脫眼眇而昏聩器已頽鉛汞何就每父子兄弟情狀一室

經史有暇則其望悠悠不敢忘三十年師友之重爾
胤已老矣高明亦駸駸非少不念朱子所引白詩行
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者乎浮世之運無窮但年之
變多感此今昔所以同此懷也狀愚於知時識勢學
易之方尤纏綿未已左右亦須沿朱湖易而有契焉
則不吝垂告為賜不益大乎

與趙佐郎鎮宅書 丙午

天氣已熱不審比來侍暇學履珍悉胤錫七年自廢
萬念都冷永感之身白首之年安得不乃爾不意前
月八日散政忽以典牲主簿副擬受 點如甲辰禱

月樂薄時事則家弟以為再度 記有不可不一謝
而歸日夜從思言亦有理故十九辭朝廿五入京北
七出肅今月初吉始直本署署在崇禮之外木覓之
西而有觀茁軒可臨犧牧有不垢亭所怡蓮萎至若
龍山鷺梁清江白沙與夫黔果諸山烟雲吐滅之狀
又足以自怡自慰而惟是山禽之籠野獸之阱反令
人鬱鬱無踪方且謀乞暇吏部以成過限順遞而此
亦未易將閱時月待秋風翻袂不知當世檢擬之地
其意何居身既至此只得日從容床頭一部易樂而
忘憂而已倘高明或面或書有以解此積礙則幸矣

臨齋夢
而不敢望也

答趙仁叔鎮宅書 丙午

昨日用訪受覺故人情重只以欠一贖章為恨耳狀言與文在古本非二途亦復何傷之有茲早又承傳存幸審夜來安字其又何慰如之此行自蒙 天語益增去國遲遲之懷不獨天受兩江受漲故耳况念高明從昆季如王其儀恒隱約在側歸到山縣夜耿耿何忘人生離合如七緯無定管之合俄而離則今之離亦後之合此不足介念而歲寒晚節正吾輩所當彌勵時遇北風幸復有以警之也

與趙正言鎮宅書 丙午

近聞一種議論流行京外以此邑名之全字與我親諱相嫌不當安心不辭也胤錫當初亦非不知此為俗嫌而竊思 世宗朝大臣柳觀之子授黃海觀察使以犯父名未免則 特教改父名觀為寬是則寬與觀非不相嫌而不諱嫌名古道如此故 聖祖因之耳則區區於此亦可引而無辭耳未知高論又有可以開示當否

與趙修撰鎮宅書 丁未

近遇去者付奉起居托泰仁金典籍光遇甫以呈想

登覽也忽此大雪侯中伏惟仕學并溫清寶衛令從
令公令季令胤乙乙均安否聞有八路邑誌奉教
編纂之役其果否乎如非謊報則興德本縣卷上鄙
家先世事蹟安在不刪此朱先生所請于李太史願
其先韋齋立傳之故例也倘蒙不彼回許則復當亟
錄以告耳胤錫比來固熄念門外而老眼先霧其左
一眸尤不能視兼以右腳腳氣自念平昔五十年古
學文字橫在肚裏隨以亂夢若有未及繕成全本而
天遽病之以朱先生眼腳之病農巖所輓林滄老曾
有病眼相寬似朱子者不亦前後一恨哉從今以往

惟杜戶弄孫歌詠太平以待執事位益升遇益隆駸
駸狀尊主庇民之會而已其試思之時惠德音則
目雖昏耳尚聰當令兒輩倩呼以謝庶吾輩三十年
情好之不絕也

與趙修撰鎮宅書 戊申

春末奉候值執御先已北行只承令胤代答原幅想
八遞矣窃計雨露霜雪莫非天造而未知十六日
長程果緣何事所崇遠莫之詳徒益切切第白山滄
海目下足以清暑未知安時處順能讀書自遣引服
齋重峯二老遺跡時一放懷否乎願京闕迢遙堂闈

渺邈南望散步安得不戚戚胤錫五十年讀朱書不能傳其心法而乃傳其左髻脚氣之病良可一笑今右目亦漸以昏矣尋常書字令兒輩呼代已久茲於座下必手自強筆庶有以二千里如見老醜爾

與趙進士裕叔鎮寬書 甲申

伏惟仲冬待暇學履萬相記二水東樓猥蒙先貢一夜促膝談到天人殆所謂勝讀十年書者恭厚之儀超遂之識何令人不忘至此哉胤錫於此益信名德淵源之有自而尊叔父丈盛獎之猶略也顧以其時左右方候槎行區區難問有未暇於舒究而逮從者

陪行而入城則胤錫又無幾南下矣自惟亾狀生長東南既僻且陋無以窺承家學之緒中歲發憤雖嘗獲親有道而就膺多曠猶是管日吳下耳若使胤錫日從容於案下庶幾觀益有以得其萬一則上可以不忝父師之訓誡苟可以不缺朋友之期望而天生男子之意或由是出酬矣光陰不住馬牛齒漸邁而疾病又從而乘之其所相妨又非僻且陋而已蚤夜以思豈不蹙狀方擬明春再遊師友之間而黃緣請規於高明則胤錫平日之愿於是畢矣幸卒教之

與趙進士鎮寬書 庚寅

長霖乍霽卽此侍學增重胤錫歸侍二十六七日乃復西來而染氣未淨又哭弟婦惟以親候康寧為幸耳所教本國星野文字一紙錄來寄上大率倣中原星野方位而又據二統曆宿度洪武乙亥石本今在雲觀者雖其眞的驗否有未可知亦恐非輓近所出請一一勘示早晚當一一進

與趙裕叔鎮寬書

丙午

年來不獲奉德音久矣雖時時令從氏遞報起居之安而猶不若一面之為快居恒伊鬱若隔青冥頃令從氏示以還住斗西則已幸矣繼又聞往來稱道以

為家食之久識學宏深噫此白雲天業也彼自外至者曷足云云天氣已熱伏惟令候間些淡味直臍否誠願進進無已以慰遠近胤錫白首永感七年自廢行墨全荒筋骨已舒而忽有連年副點之舉方以性薄入京赴直于本署益其意只為一謝而歸故裝中一部易大文而已非欲久計秋風乍動則俊萬方求暇去不復復未知天公終竟許否因念令公蚤已有負老且無勅雖或不見一試亦豈甘為獨善卽目下所經心者願試開列使此迷方得一醒狀則九區區之望爾

答趙廣州鎮實書 丙午

國服尚復何言一雨猶未大霑遠惟江榭清暇香一
穗易一部令候何居胤錫安行至此反成籠餅世有
高士必以為主簿為笑朕以六百里遠人得之亦榮
又安能獨自高哉用是自慰惟回翔時月乃可綽綽
朕討復去爾向來裝中易大文偶爾無隱而已非敢
自夸而邀下問也乃承許以白本而繼之以五題不
鄙者夫白本之云朱子本以諸儒穿傳之可病而為
此說庶其求歸乎潔靜精微之舊耳世道日喪乃或
立異宋說亦多朱說公朕倚閣一邐而不知駸駸侮

聖賢之可戒則其於白本二字安知無一二藉口者
乎惟盛意則不朕願忠非佞因疑而有進此區區所
以樂聞而無已也朕自草土匄荒齒髮衰甚以來無
論心力如何即眼視亦既全霧雖家居左右書史之
目猶未免借二兒檢助况茲芻牧場中初無一兩卷
在旁而猝被辱詢如搜挾至嚴之會老措大茫朕無
以對策此何狀哉高明誠乘此而困之矣朕欲默而
息乎則又非麗澤講習彼此相益之義姑且強顏伸
紙逐一開答如幸引而批誨使一疵無漏則其又何
喜如之周易折中有別本可借否殊所望者皆所受

萬年曆珍藏久矣勿爲一姦人所竊窮詰去處云在
羅州烏可必尋貴度或更有此卒惠尤幸

問元亨利貞乃易中第一義文王之象辭孔子之
四德指意固不同狀以四德言之其於天道爲四
序於人事爲五常蓋分天人而言也語四序者必
舉春秋語五常者必舉仁義是以文言所稱始亨
也性情也乃以元亨爲一類利貞爲一類濂翁所
謂性之通復亦此意也春與仁陽也秋與義陰也
四德也者只是陰陽兩端而已以象辭言之元亨
者天道也應之以利貞者人事也此合天人而言

也天道屬乎陽人事屬乎陰亦只是陰陽兩端而
已天人之際離合言之雖似不同未始不潛契而
晦翁毋稱兩聖之言各不相通何也

乾象經傳以天人離合言之信乎俱不越陰陽兩端
而已盛見亦精矣今試未說及此只據句讀直解則
其經以爲元亨利貞者即大通而利在正固也此以
屯蒙以下六十二卦例之可見其傳以爲元亨利貞
者即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此以乾坤二卦及文言例
之可見由前之說二句相連由後之說四段相析二
聖之文各有所主安可以不相通而疑之晦翁恐亦

如是看而已

問孔子贊乾之大曰剛健中正乾之剛健固也胡
狀而中胡狀而止也本義以一氣流行當之一氣
流行何與於中正也乾既中且正矣至九三九四
又曰剛而不中或稱中或稱不中何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蓋二乾卦而七者具
焉所以為大也亦以其對柔對順對偏對斜對雜對
駁對粗者而言之耳姑以本義一氣流行四字推之
則其于剛而剛于健而健惟時惟位必停必當而莫
不各有天狀自有之節度者非夫中與正乎狀此以

全卦論若以六爻論又自有以陽居陽剛而不中者
所以其言之不得不異也

問易之衆卦惟既濟六位皆當吉訖大焉而彖辭
曰初吉終亂終亂也以蠱之壞極而元亨其義
正相反聖人之鑑遠也狀考之於爻辭外三爻雖
有戒懼之意未見其甚亂象傳又曰終止則亂蓋
云既濟非亂止則亂也止不止在乎人事卦中何
嘗有止之之象耶天下之生久矣亂則治治則亂
雖是天道之自狀未始不由於人事則聖人所以
持盈保泰之術其揆一也而此則三聖之首淺深

不同何也

天下之患恆生於所忽則既濟之世可無戒乎既曰初吉繼以終亂蓋言其始則治其極必亂所謂終止之止無乃極字之義耶今自內三爻趨外三爻可見遞次有戒之意狀聖人所以持盈保泰之道安亦各有因時處義之異或淺或深庸何疑哉

問說卦卦序先言于伏羲次文王又次至于神也者章說後天復言先天舉六子不及二老何也若謂之二老包其中則上章之中已歷陳之矣若謂之二天不相合則一節之內既錯舉之矣聖人必

有深意而本義既云未詳誠非後學之所測狀存而不論又非朱子以後之意未知先儒說亦有及此者耶

自邵子以來始有二天之辨就說卦以第三第四為先天以第五第六為後天則學易者於是始不為古註疏纏繳而各得歸宿之門矣狀第三第四同一先天而兩兩對待以外卦序已自相錯甚至或以象或以名之亦異則第五第六後天之中何惟乎二老之或舉或否而其尾之復應先天乎蓋二老者六子之本而所謂帝者以天之主宰而言則所謂神也者亦

只以理之乘氣先方先體而言豈非天之妙用而為
六于萬化之所自生者乎朕則六于萬化之中而二
老所以先為默運之實居可見矣雖不舉二老而六
子已在于所包何必別言二老朕後天之所以如是
者又由先天之為其體耳故未復回應先天而其猶
不言二老則亦定位君藏之義爾况聖人之文如風
行水上出沒變化不可端倪或有蹊徑可測或無蹊
徑可測本義所謂未詳者良以是也朕凡言未詳者
多是疑以傳疑未必直箇無說之可言攷之當可見
也

問卦爻之數出於著邵子曰著四十八別之爻
也王齋亦云著有六十四象象卦數也朕則卦爻
上亦有萬一千五百二十之畫著策中又有三百
八十有四之數歟卦之生出也陰陽數均著之初
變也陽三而陰一卦則加倍而成著則四倍而變
其為數參差而卒與之同歸何哉

著與卦相為體用而卦之中又自有先天為體後天
為用之說焉著之中亦自有四十八為體四十九為
用之說焉蓋卦則先天之對待後天之流行有異也
著則四十八之均敵

二老各八二少各二十四故八
卦各八共六十四象近世有謂

先天四十九之參差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乾震離兌各十二坎艮巽坤各四亦共六十有異也西山之祖邵子主齋之宗朱子詎無以哉狀體用相須固可以互通而必欲乘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由策轉畫者於卦畫之上并求三百八十四由畫轉策者於著策之中則雖或容有可得而不亦數乎至如卦之初生而陰陽數均者向所謂對待也著之初變而陽三陰一者向所謂參差也對待則一奇一耦相遇而交故卦必一倍而成參差則三少一多相會而通故著必四倍而變耳且以七政擬之其盈縮加減差以十百而及其進

退初末之極則無加無減而定數恒數恰恰相齊是其理與卦著何別哉

與鄭俞如東愈書 己丑

日蒙左顧榮感實多自非故大家下士餘韻即無狀安所得此奈薄擾失從容竊想同此悵狀一雨驟快敢問靜學增重胤錫尚爾滯直本病且作回念庭闈有不堪者惟精總一書為自貴案凌玩差可忘疲而理數微妙辭說牽聯益目下所存既非全帙得委遂源勢固有之須是參攷而後或可後也今將先討句股三角與來此割圓者對商庶解三十年餘疑幸乞

依教惠借如何此視經禮本業誠有間矣不猶愈於
科學某譜而已者乎嗜炙所同富亦一笑噴飯且早
晚脫直敢不趨謝

頤齋遺藁卷之七

頤齋遺藁卷之八

書

答金泰仁履信書

甲申

頃者奉雲樓咫尺之書躡鈴軒方寸之地幾年願言
得遂觀止以一介疎賤為幸大矣况復重之以禮貌
之隆情話之摯手殆若施諸勿友親戚者狀是豈胤錫
之所敢當於伊日哉竊嘗念之當世名門大家求文
章道學節義之備惟石室先生脚下為狀耳百數年
間前後相發靈芝有根而其秀也璞醴泉有源而其
委也遠即城主一動靜之際而已足以知風之自矣

辭退以來覺有所得說耀渾舍爲如何哉曾未一月
弊邑使君見過又蒙下書遞到忙手擎讀重有感於
記有也書後日且屢易伏惟清暇氣體候神右萬吉
懋德之懷愈久愈深恨胤錫行役之後積愆在身未
得卽速趨謝耳所教三山消息謹領之矣秋務稍閒
固知板輿之應南而丈席行次果在冬間否乎長沙
之訪衡嶽之遊胤錫亦仰揣師旨之有存而天氣看
看向寒老境筋力不暇有損若使早晏杖屨啓行因
承城主之告期則胤錫雖亾狀猶當謁附驥望餘
光於櫟泉廬山之間矣其爲受賜當亦不貲與人爲

善其是謂乎胤錫侍事姑安而開卷不能多時惟俟
葉下有事或圖進拜耳

與金尚州履信書 丙午

河西先生文廟進享之論卽羨上先師平日所眷眷
者而近聞湖南士林應館學通文方將封疏址上當
以念晦間八城而座下與宗伯台座金履及二徐台
令有隣方亟左右而成之故茲試先期奉告伏惟留
念焉曾在宦宦時或有一邊浮說以他日享成時位
次先後爲持難者狀而 明陵初年已以龜山豫章
延平分位于胡文定呂東萊之上又以勉齋位于真

西山之上蓋亭祀雖有早晚而德同論世世同論齒
此又古今通義而我 祖宗定例所採乎九翁諸賢
者也朕則河西如有亭 命應位于栗谷之上復何
疑乎區區此說亦太早發而平日奉教未嘗不傾倒
底蘊故輒云云爾胤錫今已作永感人矣雖欲為養
其誰為養而甲辰正二月間未禫也忽有樂簿之
除或云此典醫徐台隋政事也其七月翊贊之擬九
月翊衛之擬或云出自其春別薦而薦之擬之俱未
知誰出座下或有聞之而示之如何雖朕以此衰象
亾論桂坊及小各司都非可供之勢只願 朝廷為

興德一小邑生靈善擇良吏無以雜流則胤錫雖老
矣尚當歌詠田間而已復何外慕之有座下聞此或
以一大笑也

與徐校理有隣進士有防書 己丑

冬候乖常伏惟清暇湛樂進學增重每念伯位座下
自羨上一奉已有年矣豈不受擬從容而旅瑣多事
有未能者幸李位頃得晤敘而旋聞引去寧不悵朕
益嘗時時承誨文席則語及屏溪未或不以先輩致
敬特於義理關重之地議論自不苟同而已今彼肆
朕無禮已甚而最是潛通一節雖曰晚綻終亦不宐

有聞而無討如自國子長持論其暗僭則好矣否則
士林之秀觀者發公議亦宜茲固高明之所已悉奈
對舉措辭之際如或効尤則有非文席敬先輩之意
未知盛意如何須商量結撰因又廣詢早晚迄有定
藁則發文居首之人將不患於難得其即當面議而
適苦頭瘋書以代告回不甚幸

答金監司光默書

丙午

伏惟古者上司下官之際公牒私劄宛轉參互惟以
導達疎通為主而近世亦往往有此顧胤錫識慮淺
短誠意膚薄不敢專輒冒行之日久矣茲於千萬意

外獲被下書一道其所以尊而光誘而言之道雖非
可施於不敢當之地而德盛禮恭實令人百拜無已
矧審初寒旬宣氣體候萬安加衛區區慶幸尤不容
極而胤錫年齒既衰疾病轉苦尋常署押猶恨手目
之難用則大小事理莫非使道餘誨之暨其又何可
以辱崇獎萬一而有宐僭造於下問便否之列哉第
此歉荒正值出納應各之時則議賑雖曰大政豈不
得率爾倘令精排還分亦不必須賑此使道所以求
善處於上下之間者也狀竊聞之有曰損上益下又
曰寧失於民又曰藏富於民益凡民大情雖豐歲猶

願上之有哺多多亦以為善而至如今歲此願尤急
一拂其意怨必隨之胤錫今居古稽豈不自謂稍知
道理而當其未仕而為民也遇如許歲發如許願已
覺無大異於凡民則今莅視民之職曷不以此而付
彼耶狀則賑之不可已也明矣但其中曲折自當在
於列邑守令手分世界中變化運用之如何如近例
所謂之次尤甚之分有土無土之別此其大槩狀耳
苟使賑雖設而酌之密則 朝家停退分等之德意
亦庶乎并行而不悖矣未知意下進退竟當何居而
愚見如此不敢有隱邸人稱遽猶未盡意臨紙拭眵

彌庸待勘之至

與金靈光方行書

戊申

山縣之枉學士一騎海邨之辱知郡五馬自顧前後
未知何者較榮狀郊墟傳呼一聲未了已能光我千
葉梅潤我千卷書矣雖咄嗟倉猝無以少駐行塵而
一第二兒猶能助侑邨酸想至今鼻蜚不念否居狀
秋厲多風以雨伏惟剝劇之餘政履寶衛三胤鼎陪
逐日遠觀於綠柄紅葉白舫青簾之間予伯氏丈必
連承安信果奉廟南來如向者流聞耶胤錫一味衰
病經夏滋甚日下寒注之痰近又作苦重以兒輩科

頌齋集

卷之八

書

五

敗杜戶寥狀無復棕况如執事晚福何其盛也實令人健羨適有近處一知舊曾從一作宰連山者在彼中有年當執事前後至危之日吐道文官文命龜時寓縣境來評一世形家主倅舉盛名曰此人亦無幸乎文曰不狀是必一開政府大門何必憂也衆皆躍狀畢竟後笑而此中之聞此說亦太晚今始奉聞耳無乃受為之追晒乎家弟今年五十有八少日累占鄉解而病十年自廢中歲再經草土而老十年自廢其一生好資質可以為學問上豪傑士者今誰知之亦誰用之惟先大庭暨我先師許與之意有未敢忘

者茲當乃兄示德之日獨自奮南出欲為執事追謝而歸其志不可謂不壯執事其試亮之否乎

與金叅判 文淳書 戊申

因人奉起居初非自附誠禮而病茲涖涖忽拜初七下覆乃知窮居俊風亦一奇特事况審秋高令體增衛雖去國離庭在管人固有可悲而安天樂土在今日尚有可勉幸望不陋吏事無鄙海堧齋閣之暇首奉文谷集讀之叅以尤庵農淵三大文字迭相澆灌而俾一心有以取次而澄會則其平生之吉凶悔吝來後之得喪進退蓋不必卜筮而可稽窈聞長城一

士人月初告別大庭于京中也。敎語有曰：六月以來，坐忘前頭，只此一忘字，思之愛好，夫惟忘之朕，後天不忘也。念之念之，因記令公釋褐之初，嘗戲言他日作湖南伯，當以朱子大全一新帙呈似，今反作月丑一郡守，郡適有文谷集板，意下無乃，或以此新印者，欲試塞之耶？大庭先有所餉夢，寓集在度久矣。若更得此，又豈獨一家之寶哉？胤錫左醫，周年近，又苦被痰，燭一卧，彌旬，杖扶難信，尚何望於南游。惟吾弟好姿質，為先師所許者，今老且廢，猶自奮以為吾家二兒，既備於科目，下姑難動吾一身者，願憚二百里之

遠乎門洞，可以如歸地，煖可以無虞，吾何得不往。况見吏曹參判，則諂矣，而見靈巖郡守，則非諂矣。遂策馬出門，為其兄者，亦始忘病，代筆以罄夫胷中磳磳耳。

與李弼善連海正言重海書 壬午

伏惟元正長公體候萬吉，次公又何居離違久矣。寓聲彌疎，每念紫閣峯陰，華鞞聯輝，恨無由從容其間。惟於過去除目時，時獲覩盛名綴清蹕耳。東阡西陌，何嘗不持此以誇於田翁野老，想座下或未能忘情而識有也。胤錫侍外，身足道年，齡漸邁，學識滋耗已

非前日厚誼之相期者顧於嗜書之癖尚有磨不盡
勇若幸邂逅生面文字則輒杜戶研精不省幽憂羸
疾作何光景尚兩公尊意欲遂卒惠但稔奇經希觀
之類或附信復或俟面敘使寡人曩富也

答李直長萬運書 癸卯

稽顙言頃年下疏既亟討高門中來往于鄙邑庄舍
者付上答疏矣似不免浮沈何恨如之秋氣忽已深
矣又承文都事黼傳問謹審節次移職仕履增重矧
又承有文獻備考重修之命乎老去聰明雖自牧
以為不逮而著者邇久想益精博天高鶴聞幸實稱

副則區區茂悅亦不以苦出而自沮也乃書中不遐
之盛有若處以毫助之流則此非其人雖隣比何益
况此六百里相望于蓋向來家出一意見人出一議
論直所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者而於其中又往往
有挾不相下加以精粗疏密編博之雜狀而不齊而
朝廷之督成尤急其不得以成就完好可示于千百
世而無憾也固矣此孤哀當日睹聆之所及亦高明
所共惜者而今狀後賴公議總歸於高明此猶我東
一大不朽之業雖曰無堂上無僚員而既不限以歲
月則徐徐就之尚可為宋之馬端臨專一家之博大

而不至如 明之王圻徒續纂之粗率矣千萬勉之
如何如何孤哀子頑而不死大祥迫在李冬雖或保
活迄于外除而連荒百憂疾病乘之恐無以受接高
論耳

與李察訪心海書 丙戌

頃作書奉致令季氏想已入遞矣不審稍涼閱清多
暇體中若何區區馳仰之至書末所懇印書之說應
博座下一粲狀而此書猶係歇後別有所願於平日
者不于座下開喙當于誰也竊念我東三百年儒家
者流其於經禮詞章之學可謂駸駸狀古道矣惟是

莫數曆象未有一二窺其藩籬胤錫餘暇蓋嘗不揣
庶幾倡明表章以備 聖朝史牒一大故事若 皇
明徐光啓李之藻所建白耳顧以眇狀一後生處海
外湖右之僻雖覃思力索少有影響曷依佈之見而中
國文籍論此者曾不得廣閱其中康熙年間所撰數
理精蘊曆象考成一書者聞是冠絕古今久矣春間
已以此書購得之意奉聞座下以致題記壁間探問
雲觀盛意所存又欲使之覓諸燕市此所深感者也
今幸座下在使价往來之路當冬至聘問之候似聞
欲將撥出官橐付譯官購書以來其視世人汲汲求

田者誠虫鵠相懸美若遂不念門屏之舊使得一覽
二書之為快如何如何

與李子敬顯直書 庚寅

一用花敗春事斷送消念日昨名論轉覺神往耳謹
問閑中玩適樂趣何如同聲相應自成幸會亦天意
有不偶狀奈胤錫非其人不足仰禔一二則只舉八
問所及平立方二段而質之可于益淺見於此始固
商得而盛意疑當更以五乘推求狀試思之恐是當
用天元一法演成虛積依五乘式開之而已不可以
真箇五乘求之茲錄小跡上去一槩批還幸甚甚

一藝而游於是者未必不為用心細察之助由此推
諸觀理寧非高遠階梯回視一世剝鉢輩相去不啻
有間耳嘗愛那邊惠廳水石一擬乘興獨往不審肯
許更教不

與李子敬顯直書 庚寅

夜來學履增重仰溱不能已大抵文鑑之編出自東
萊而宋子已多不滿於取捨况龍圖一書宋子又斷
之以偽作則今此序文雖曰希夷所撰安休其獨非
偽者乎蓋宋世如阮逸者偽撰洞極經謂出關子明
戴主簿者亦偽撰麻衣易謂出麻衣老人彼其將以

臣爲書
瞞天下後世者豈不深秘而畢竟皆被朱子覷破凡
若此類槩可以芻照也雖狀後學思辨之方固當篤
信前賢而亦須稍自商量不可專靠舊說而已則姑
捨偽之一字直據本文論其可否而因以驗其直偽
則幾矣夫五十五點之文自其生出便已有合故一
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皆相合而使
之合之者天也謂是天之散之也可乎及其奇耦相
次而天地之數可別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之天二四
六八十皆屬之地而使之散之者伏羲也謂是伏羲
合之也可乎且大傳二篇錯舉諸卦已非一二何獨

於三陳九卦而疑仲尼默形散合之義哉設如此說
但當就六十四卦隱約提掇如後儒所謂九卦似本
上下經對待則可矣狀亦不免牽強之歸况可謂之
有當於五十五點耶天尊地卑則天數二十五而謂
之上地數三十而謂之下可矣奈何方說天數歷舉
本圖三五九之橫列於中者以爲中貫而併與七八
之處於南東者以爲外包之十五乎十五則可矣如
以天數則八亦可謂天數乎如曰外包則六九獨非
外包乎三五九併十五而三十二以視二十五元數
不盈者七而七卽一六之相加者耳一六位此不能

生物而其用也藏焉則於其不盈之七而謂之以形一六之無位者可也天數去一而併引地數之去六謂之以顯二十四之爲用則只此二十四氣果能獨爲天地之大用乎五位之分天地兩數同矣而四方中央之說於地有之於天則否可乎天數五分各得五焉地數五分各得六焉其謂形五形六者可矣其謂十分而爲六者可乎其以得六而遂謂形坤之象則於其得五而不謂形乾之象者何也六則坤之用而乾之用則非五故耳是其偏且窒可乎七九八六是則四象之數而摠之爲二十則必曰六分可乎六

雖地數之正中而非若天之中五得一二三四之湊爲六七八九之象者則其在于卦只成老陰又何較於三方諸數之添不添乎陰陽進退之端大不過十二今以一歲觀之日月十二會而盈虛各十二狀其實氣之所盈卽朔之所虛也必曰皆用二十四可乎抑旣散而言之以天地分上下如本說矣乃其旣合也猶曰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則可乎一而謂上則因謂之覆六而謂下則因又謂之載可矣五十而去一五十五而去六以是復得四十九而必曰覆載之中運四十九數爲造化之用者可

既曰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而謂其受明九六
之用則試以二四相加而以三乘之得十八於是乎
二約而得九三約而得六猶庶可以成說矣乃謂天
三統二四幾九以爲乾元之用則雖曰得九而六則
失之可乎若曰八幹五行幾數四十則試以八與五
相乘當得四十矣乃謂九幹五行而因以上文三統
二四之例推之則當以九與五相加若是反得十四
烏在其四十乎以彼以此俱無自狀之條理而只以
上文幾九之數併下文幾四十之數使若實爲大衍
之用四十九者狀噫爲是說者初不足以誑一辨駭

而孤陰寡陽之論終亦何所本哉噫聖人說易固不
止一路必也四通八達玲瓏穿穴無往而不逢原狀
後方可謂之至矣曾謂希夷之文而反如是耶凡稱
可者僅可之辭况其大不可者不翅多乎其序如此
則所序之書亦可知已朱子之斷之以僞作必有以
也愚於是敢謂之非希夷所作而不敢以東萊文鑑
之編入者爲信未知高見如何

答趙進士儻丈書 丁酉

比者聲問非無可寓而無以種種遂誠則只伏歎而
已人至忽奉手札敬審雪晴靜養體候萬安孤露之

餘實增羨仰所教彙語二匣十卷因全沒呈此已頃
於大兒行謹聞之矣第惟尊老之齡秉燭之功恐非
安攝之道况如令長抱所自期者雖以朴黃中壻及
大兒相傳推之果非輒近流俗掇拾記誦輩與同而
執事十數年貽謨之遠乃捨中歲所寫性理字義聖
學輯要諸書而終反歸於勸之以記誦何哉科宦二
字固助門戶之持而世之持門戶亦不止於科宦每
念先師所訓須作好人不須作貴人者未嘗不汗背
也伏惟執事於此一役既是弦上之矢坂上之丸今
不容權行倚閣其於令長抱幸試舉字義輯要勉之

庶其所歸有所而不但為好人則安知天下真箇貴
人不在於高門耶狀胤錫向衰無成亦鸚鵡能言耳
愧報何勝所幸慈候稍康

答盧文燿書

戊申

頃讀先文孝公狀碑知有 宣廟御筆嶺伯官教此
何異於金文靖所被墨朽之 恩尋常對箕姪勸以
出宗家藏本摸勒木石廣傳京鄉亦或以之 上聞
則亦儒林一大盛事豈獨子孫之私寶哉益 宣廟
御筆在 列聖御筆石本一冊中最稱天縱而當時
退溪諸賢非不多矣惟先文孝公官教獨得 御筆

外此未有聞若是而猶且秘之於陳篋古櫃殘螢老
蠹之中可乎而箕也年少無以動人漢彥豈無名位
猶不能深思此事耶座下幸試圖之

答閔三水鋪書 己丑

卽拜辱覆敬審直履增衛區區慰幸豈容形喻胤錫
一直二十餘日前頭尚當愛淹五六日愁寂萬端雖
欲往候何可得也長淵打魚圖可感雙湖令公厚義
異日三家子孫可相忘耶茲者輒有公誦今番疏儒
柳斯文迪光州名家其先叅奉公珥卽沙溪先生門
人而與先楊湖公同門胤錫素所相愛而六日伏闕

獨疏動人八侍之日 聖教亦甚溫諄而未稍三水
府爲民猶是寬典當世賢公卿多士莫不爲之助驥
護行而如令監以先世師友之誼有三水曾經之職
今於此報想必奮義未知三水遞歸五六年間或有
府吏因事來謁者否或有今倅面契者乎得有討俊
寄書相慰藉之路乎若狀胤錫亦欲寄聲相問矣
非胤錫不發此言非令監又誰爲之仰請耶惟令監
圖之徐又回示不勝至祝

答羅舒川 忠佐書 丙申

西類之會雖出於送往而隣比源源猶足以相慰分

陸處善
張一月又邈若山河則頃遇星邨李二兄文說到離
合第令人神往耳不謂校奚遠致專存伸紙疾讀覺
鬚眉顯顯矧審歸稅有日大夫人溫清節宣無別於
專城如兄孝養雖欲仰羨而何可得也弟去月中休
既幸還侍老慈氣候不至有不安而室憂中經鬼關
追思兒輩危怖尚為之體粟奈何奈何所詢孔朱二
幘目今權安之地在京日似聞孔子廣津龜谿之西
崖一小寺朱于都城之中學而此亦未及躬審但自
貴鄉擇一謹慎士友行且細撥可矣乃若貴鄉邑號
與先聖世家所紀者適契則殆神天默誘兄衷而非

弟之愚所驟料也茲始恍然繼之以太息豈弟初頭
宐奉以南之論亦或有命之而以貴鄉準備歟弟
乃因又思之尤有大可異者何哉夫世家之云晉據
漢時以昌平名其鄉爾慕聖之深在海東貴鄉猶且
引而稱咤獨不念魯昌平之耶邑二字乎耶本作鄒
亦作騶鄒其始邾國而去邑而朱則朱氏之所由出
也以故朱子嘗註參同契用魏伯陽謎語舊例自稱
空同道士鄒訢此雖一時戲筆而朱之出鄒而鄒之
為春秋叔梁之舊耶良已明矣今以昌平而奉孔遂
以舊耶而并與朱而奉之則一物兩善茲其所也未

知兄愛思量及此否雖狀以地名而思其人古固有
廬山卧龍之祠矣我東亦非一二可謂盛矣而文或
太勝致有任疎庵曹溪孔德之譏此在主張其論者
實心與否且庸何傷之有竊嘗獨惟繼孔子者朱子
也大統所承其說曰不狀而河西金先生一詩尤切
其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者誠以前
後聖賢非不嬪狀相望而求其卓狀繼開集大成而
最著則惟孔朱是已斯義也黃蔡以下鮮能發之而
發之乃自東儒之河西至以爲天地中間只有二人
而他不得與焉是其一代能篤信朱子者豈非退溪

諸老先生哉而未有能真知的見直稱二人而無疑
如河西者也故我先師澗湖丈席恒稱此詩曰河西
之所以爲河西者正在此處雖以此詩言之河西之
當躋聖廡信矣又喟狀以湖南之尊河西終不及於
嶺南之尊退溪爲恨此區區所以刳心而不敢忘者
屬茲二幘之議使河西亦有遺像則正欲并圖陪安
庶幾先師表章之意不遂泯泯而奈厥像無傳何哉
於是姑出下計願於影堂既成之後摘原詩元真二
字揭諸堂額不惟千秋萬世可令天地生色而湖南
後學之責因少貫矣豈直以貴鄉前代亦有河西遺

躅而狀哉試以僉諷或不全謂斯言之僭也畢竟影
堂一事尚有 邦禁所拘若幸底成不可無叫 閣
之舉文教一初之際詎令士心或鬱耶大抵兄之於
此實仰擇堯不敢不輸瀉到此更冀轉議于木山李
今公基敬座下以至士謙金上舍諸友爛漫商量期於
盡善無令固陋如弟者獨歸汰哉之境則斯文之幸
當復不貲矣

答金直長必泰書 甲辰

書疏之曠忽焉有年時聞序陞只益馳仰不意樂院
下隸來致官 教復中得承手札既驚且珍不翅壁

祭况審春寒直中學履之加衛慈闈安信之迭續其
為慰謔又可量耶雖伊來京職不耐奔走而貴署元
免差祭 廟樓自挹淨友公暇修省番退進益實無
間於在山時節動定靜定此其所矣若乃離侍之閑
于以狀曾已先諳于老兄安得不爾而韓子稱歐陽
生所云樂親志者非是謂歟天右篤孝早晚一專城
奉歡則又不止略試所學而已即令季令胤之為父
兄代幹職耳世固有兼之以讀書者未必真貽兄憂
憂之不太過子弟等頑忍未死客臘既終祥矣今月
初丁又行禫事而四喪三荒之餘疾則荐而債則積

雖伯季父子相守之可樂而胤錫一身素無一家可
行之道加以六臺之年望望隔四聰明日消志氣日
摧臨卷而目眇作字而心眩其于百爲之間愧古人
負初心者不一二矣抑二子猶并無一孫又獻之傳
恐一綫其凜而四外親戚如龍江金第欽甫又以至
窮死癘于臘旬其二子傳染與其嫂氏幾殊人之可
悲未有若渠之甚者金士謙則歸妹麗澤之契亦豈
尋常朋友而一子之天幸有一孫雖曰理寬奈至痛
根心與十年哀毀之痼無日不啾呻自其棄官以來
萬念都已灰冷弟常惜之慰之願時議一番牽復庶

其不得不出脚則忘情痊疾或可睹矣矧今 四重
之慶八方延頸而長弟 冊成春桂復坊則 聖上
苟招之舉安得不徧及遐逝而兄及士謙爲吾輩讓
先者雅矣太平萬歲方且以是頌祝如弟之疎鹵淺
裂已試而無用者兄顧爲之云云得無疎乎一言智
不智宐不可不慎也胤錫所被副望特 點雖不敢
僭謂 淵衷之記有而亦或以其桂坊一舊物故耳
既十許年常調供世矣則目下烏敢不赴而禫月中
不登途承 召者禮制之嚴自有鐵限而自前月廿
一受 點計至來月一日恰滿續大典遠道四十日

之限且以近例憑口傳而無文字者言之亦多三十
日內赴謝而第之所值正是禫月晦前禫已行則不
可謂有服而月未晦則又不是純吉雖欲轉身亦何
可得茲成所志令院吏亟亟呈吏曹請獲順遞將以
少安私分也已

與金直長必秦書 甲辰

慶冊一初春桂復設 上心急賢山林則起而如兄
為我輩眉目者乃不為銓家所收天下事固未可以
常理料量其中新諮議曹霖或云是金山人其門戶
源流文行果皆何如也兄在京必有流聞幸回示之

大抵近世 朝論舉畏嶺人之崛強而反侮湖南之
軟無論大小檢擬并重嶺而輕湖雖以今番觀之亦
狀使其專于京而不予遐鄉則已今于遐鄉而取嶺
而舍湖者又何也嘗聞京士大夫動稱嶺南質實湖
南浮薄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質實者浮薄者未必
皆可以一言而蔽之故雖以胤錫之陋賤而 先大
王嘗下獎有曰爾在湖南極質實者也且如吳越甌
閩豈非中國所目柔軟之俗而宗澤李綱起於其間
以剛硬著繼以朱子純陽剛大之德又追踵秦山之
巖巖使我輩誠各相勵于柔善剛善之道而不流乎

柔惡剛惡之科則湖南之軟嶺南之稷其不免一偏之病者庶可以痛祛而不變矣蓋人生斯世固有氣質之千萬不同而究其最明顯易知者則不過曰多慾者柔無慾者剛耳狀則我輩從今以往有官則進無官則退雖或有官而不可進則亦不輕進必以身之進退爲道之進退則孟子所謂浩狀剛大之氣安知不居狀在我而彼世之朦朦於用人論人者吾可以付諸一哂而已既係相凌不覺傾倒至此書發之日兄必犁狀有會於心也

與盧兄燁書 丙申

聖考賓天哀隕曷極人至忽得一姪書旣審日間靜履增重區區慰豁又何可喻弟等六日臨哭歸自縣庭幸慈候姑安邨底還復鼓氣實有不細之憂伏聞初十日 嗣聖已卽大位幾年延頸轉成利見雖當過密之時願須更無死耳蓋向來桂坊叨選豈非前輩際遇之階而野性疎慵不及早赴乃以在外徑遽無以一待 書筵此則初坐於避遠名躔終坐於拘泥常典爾矧茲 大歷一初卽春桂二坊裁罷之日則胤錫朽賤又安復希宿趺惟是麥秀向豐民謠有作從此老白首優游不妨永爲壤老而已乃若方容

服色之制一姪乃有所問豈峽裏溪僻未見官文耶
頃按官文一遵 國朝喪禮補編此乃 聖考辛未
年間奉 肅廟遺教特令君臣服制復古以洗漢文
以下千百年短喪之謬者也試舉其中可行於今日
大 喪之節則朝士有斬服有燕服燕服者夜帶笠
并用生布而小祥乃用白布故儒士無其斬服而以
其燕服為正服是於朝士降一等而白皮鞋亦無所
禁由是攷之凡在生員進士幼學一切士族之列者
應以此制為正其有力不及辦備生布如法則無論
生熟隨有為服恐亦不中不遠之歸矣蓋方喪之義

謂其比方於親喪如書所稱如喪考妣之云耳大義
所重成之為服豈曰必使天下之人一一寢苫枕塊
泣血三年直若居於親喪也哉斯語也朱子已有所
訓今雖不可因此轉趨於其薄而以無為禮亦古之
道設令權用稍熟之布或平日所服而水洗從新又
何至於太過乎但念此事已有發端請復引而究之
俾諸姪輩於人於己有所資攷可乎夫 大喪因山
以前悉禁婚祭嘉吉之禮而初無禁葬一節以禮以
律俱可稽也而世之人自古以為不得私葬何哉葬
固凶禮而非吉禮其有父母并喪而葬者猶曰先輕

後重則 大喪私喪并值之時獨不可因依先輕之
文而私葬其親乎顧葬必有虞虞所以安神故地稍
遠者雖中路亦須行之葬而不虞與不葬何別狀則
葬不可不虞而虞乃自凶而吉者也 大喪在殯安
敢用吉吉不可用故虞不得行故葬亦不
得以無禁而爲之此古來所以於 大喪葬前不得
私葬者也乃今補編定制則曲體人子至情雖曰禁
祭而惟虞祭依葬禮許行 邦憲已狀斯可虞矣尚
復不得成葬乎狀其當虞之期猶當從略單獻視乎
日有殺以示厭尊之義可矣至於小大祥忌墓諸祭

亦當照此推行而小大祥二祭尤不可不致謹嚴蓋
君服在身不敢私服故自几筵一所以外無非不敢
私服之地而此二祭視虞祭滋益趨吉則身有君服
安敢晏狀於二祭乎二祭之廢已不待補編而明矣
雖狀本日之屆亦不可都無一事則又當如虞之爲
從略有殺而先須告以 大喪在殯不獲用情之故
雖其應闋服者猶須因仍加服上食几筵直至 因
出卒哭以後乃始擇日或丁或亥行祭而應闋服者
於是闋服服之闋否惟視祭之行與不行耳夫既過
時而祭而服乃闋故又須無禫斯皆古禮今律與夫

先賢定論鑿鑿可信而世之臨事而迷者尚自不少
如有問者幸令諸姪代答如何大抵周末以還公私
喪紀之壞久矣而其方喪之禮又自漢文遺詔益壞
雖以晉武帝後周武帝斷朕三年之賢猶止五服之
內而不及於羣臣非所以教天下以通喪也乃若東
方又何足道惟我 肅廟聖考慈孝繼述獨復周公
盛典而又其大體隱狀以朱子家禮為主只是王朝
等殺視士禮加隆耳為臣子於戲之思當復如何士
族婦女非命婦者并白衣替而除此亦不可不知也

與金士謙益休書

丙戌

別後經月老炎彌酷不審靜學有相賢季亦劬業未
第念此時調度之難以此忖彼尚可知奈何弟老親
咳證猶作苦身亦深慮眼青方在服藥中千萬意表
忽聞有 莊陵叅奉新命回思平日兄弟知舊之所
期專在於老親况此窠又是甲申老親受擬者今乃
倒行自顧深忬又為之嗟歎不知一命之為慶也六
月十八 親政首擬而三銓則鄭弘淳李最中李福
源皆無羊面之人極是公道而九日趙使君 曠裁賀
書凡八抵此即當馳報兄邊而 敎旨尚未下來用
此遲留昨始得見楚山都政則便是公文書方以初

四日啓行一番肅拜後當置文席以爲去就計蓋此雖是鄉里不多有之事而弟之宿心兄豈不知本來近疎不慣供世又多疾病其何出脚動輒得訪思之可怕矧此去陵下五六百里若欲準朔則離親許久亦覺悶狀獨以老親私情不得不奉檄而趙使君書中亦云待下則義不可辭此公亦料弟之心故有此相勉也其書亦以爲千萬意外以此知此公亦不能容喙於銓耳世上事真不可知者還發一哂也

與金士謙益休書 己丑

別思想一般卽惟雨中旅况何居江山甚好又有依

歸之所應不以瑣尾爲苦奈此地東望何哉第一身長蕃愁鬱不可堪惟幸近識金平昌翹文相往相來又與游於譯院之泐泉樓上此有夢窩公遺迹俯仰五十年已足多感况此文風流弘長姿性真率而餘論所及如易範律曆字書韻學兵陣官職并牧算數一世之不味久矣乃今爛熳酬酢豈非千古大快特其獎與之過不能不悚愧耳文席行次今日果發而同門從者幾人兄亦得奉杖屨不人之焚聖人歟聖人之焚人也兄之觀可謂大於燕人而弟則未焉辛兄他日將有以教弟而水陸跋涉道里且遙奉念實

不少或者徑歸則渭陽疏後之失所誠可憫也可謀
借南耶

與金士謙益休書

胤錫等稽顙再拜言日間兄履若何斯道不幸吾輩
不幸伏聞先生在永同以六月廿七患痢今月初七
竟棄後學發訃者祭膺河也遞傳者完營本縣也今
日早朝始得此報驚慟之極夫復何言梁木已壞泰
山已頽豈惟世運之可哀實伊吾輩之至憾蓋以胤
錫言之托義十許年不翅淡矣近雖奔走汨沒重以
私喪無以受陪卒業而區區依仰只祝天餉大羣如

沙九二先生而已豈意一朝至此以胄錫言之承獎
之榮亦非敢忘而痼癭多時頃僅一拜摠之昆季之
自外甚矣雖胤錫幸得隨眾與聞於一神字精義之
啓發而始終慚負將何自贖卽尊兄痛隕之懷亦可
於此奉諒嗟乎雖以身在無故者猶當叫絕況此旣
喪慈父又失丈席者乎從今以往所庶用情之道惟
為位議服及葬祥匍匐諸節而尊兄旣不在此弟等
荒昧何所取裁蓋弟等居憂之身處變已難而明日
廿二之曉又我王母忌祀也今當奉訃適值坐齋雖
欲啜啜哭寢之儀而私義有妨不得不姑待行祀狀

後乃可舉哀狀其目猶係忌日受或拓到再明曉如何抑爲師三年之制古今固所通行而以九翁受沙老嫡傳之盛猶止服朞蓋用孔門視子而降之爲視孫耳頃嘗思之栗翁所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之隆殺實本程子淺深之說狀於道存所尊之地以後學容議淺深亦或有所未安則淺深二字今且勿論可也第念所學所得各有多少之差多則用其隆者少則用其殺者使平生慕仰之誠不苟歸於虛矯過飾狀後幽明表裏方可相質而無愧意者前輩之或隆或殺良以是歟狀則我同門諸友之中其

持三年之制者未知應爲幾人而乃若胤錫之愚恐不敢於視孫以上用情爾如或就此講定可乎否乎人各自有所揣此說委折非吾兄而誰質兄之自處又將何居至若所謂弔服者以平人則當如深衣乎以弟等則當復若何各服其服固有定制而當局優迷不敢自犯汰哉之誦并乞兄之指教也兄亦同得計書必矣而相弔之義不可不相報故茲輒走伴如克之在吾輩湖外人中豈非老成而地則相左重可恨也望與原之相聞如何士久許亦有計奈無由會哭成服何哉况家力節物并是極罄乏之會冒下諸真

未易猝辨士常非病豈不早知而以弟之艱知兄之
亦艱耳今若姑先製成巾帶而取次製衣服若或無害
否耶因記先生三月二日下谷書以弟之縗麻請候
南原行次也有曰昔沙溪以往赴栗谷之喪爲人貶
議貶議雖不是而喪制之不可不謹有如此矣當時
奉答只知所教止此耳安知今日遽當喪報追而思
之殆若負楹之先兆嗟乎痛哉終天曷已兄須另念
先賢之居憂哭師故事一一指教也

大抵師友義服正是非服非無服之間而似聞平
人遭此或因道袍而加麻則弟等之因直領加麻

如何巾帶又用生熟相半之布如何且加爲位之
所若於廬次則猶不失哭寢之義耶今早作書孫
君統請借考巖經禮問答一帙若果借來庶資目
下考據耳

谷金士謙益休書

壬辰

今月初五又得去月十一京中磚洞會哭所護喪林
允敬受訃者始聞易簣在七夕午時兄及克之當亦
同得此報也但克之加麻之制究以教語有不敢遽
議者益以周禮則經文及註并不言有帶惟疏中始
言而未甚明至喪服小記註始明言之而其疏則曰

知總之經帶者以其總是五服之輕為朋友之經帶約與之等故云總之經帶也夫師友之服五服之外而弔服所加首止環經而已非總之本制首經則腰之帶制設令不布而麻亦當略約依倣而為之如環經之倣首經而稍殺耳據此疏語一約字可知其意未知克之之制帶亦如是否抑純用總帶否克之於是必有參處而遠未得詳是可悵歎雖狀若欲悉用註疏則疑衰之擬吉素裳之用帛俱不可已者不狀恐未免經帶古而衰裳不古豈非半上落下哉蓋沙溪問解固許就環經五分去一以為其帶而仁山之

小帶用細苧者先已狀矣狀而禮時為大貴乎變通古今禮制沿革者何限且以師服言之孔門諸子為師出行亦經所尊故也後人親喪曾有出行亦經者乎此墨衰直領所以代制於出入者也是故九翁論師服只曰單股環經白布巾白布衫謂之弔服加麻而帶則或布或綿皆無所妨何用難得之苧又曰弔股加麻此無服之服所謂心喪也又曰弔服似以今之素衣當之麻者以練麻單股為環經而加於首蓋古之加麻并舉首腰而九翁則只言加首略於加腰何也恐亦男子重首輕腰之義也狀則只用環經而

以布綿之帶代麻帶亦奚不可且允翁以為今世有難行者只素帶三月亦可以伸情如兄所教無乃默契允翁而因不失於時大歟向來櫟泉之喪也金慶製師服而因製生絹裳此據素裳耳而觀者傳以為駭蓋雖古制必盛德者方可獨行古制之不行久矣一朝行之人非盛德則與義起無異而創觀者駭之宋子所言義起非盛德不能者豈非允翁所引乎况先生平日細至衣服之製未嘗見其幅巾深衣一拘於古也吾輩第遵此意毋遠泥於註疏且近從於允翁如何如何若前書所稟取次製服之云非有他也

巧黃不應售矣如弟非敢自擬松江之賢只緣情窮臆塞有此云云耳

答金士謙益休書 癸卯

問出後人者為本宗降服既有定制而其子若孫之為其父本宗持服禮無明文坐於固陋偶未之見耶見世通行之法次次降服以至無服而後已心嘗疑其兩本之嫌矣近聞一人家出後者之子為其父本宗一從五服正服於其從叔喪自處無服蓋自其父所後家已為二從叔故也此猶從叔而已聞有人

言則世或有親叔父相為毀廟之親者矣此
若不服將有大謫奈何如有禮經上依據則
人言不足恤幸乞廣考下示如何

適攷家禮源流則凡男為人後係附註下所引杜氏
通典有云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
與無服皆同降一等據此則兄之所疑可以獲破蓋
既降一等則不嫌於兩本矣降一等而非全無服則
亦不歸於有謫矣彼一世通行次次降服以至無服
而後已者夫豈無所本而狀哉況杜氏所輯多出漢
魏南土朝及隋唐諸儒所商訂而其言又實有專門

授受之淵源則尤非後世所能幾及乎

與柳定民

永履書 己亥

即惟春夏之交侍暇學履加衛胤君知夏為慰但不
免稍晚比他人須加百倍乃可齊等而兄教以為來
自劣兒所使狀有若歸功於鄙中此實謙牧之端勿
友觀善自是美事况渠輩又非朋友而已者乎果如
兄言則吾兩家之慶也兄幸且致課勸使之先明乎
是非淑慝逆順義利之際而參以文墨書史唯諾灑
掃之節則以渠好資質如吾弟所稱者豈不終卓爾
有立無愧孔徒之顏路家子淵乎弟之必引顏氏父

子欲兄之以櫟門所聞有傳乎家庭且弟平生駢骸
老益伉傲無以善媚斯世竟受擠為令于此奈白日
無條既不得順流又不得徑歸詩不云乎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弟之謂矣又自寒食本根加禁以來恒惴
惴如罪在卽乃至咫尺江湖之勝亦無以一棹游泳
於其間而屈指 陵今百五十日擬遷之期忽近在
於五月初九矣苟使因此可以坐得一斗邑則奉親
之至願庶其遂矣否則秋夏跨節終可決歸回視所
次韻陶辭者可無愧乎

與柳定民 永履書 乙巳

伏惟新元待學增福弟未死餘生重添一齒頭瘋杜
戶不敢作省楸一行況舊業行墨之可過乎如兄視
我尚少十許歲幸須及此加勉毋失天生男子之意
如何曾閱漢書其有錯簡訛字如律曆志者不免為
之釐正近於惠借馬史亦聊爾及之或不慎僭否古
人精神心術之寓流傳千數百年而中國幾許大眼
目不克是正乃令海外晚生偏見有此云云不亦慨
乎弟故常曰東人未必不如漢人今人未必不如古
人使不識弟何狀者驟聞此說當愕眙未已耳

與李時晦燁書 甲申

國齊蒙
不相晤久矣伏惟春晷見起居增重客秋科報於兄
已是太晚矧餘事不足賀哉每聞兄才學與齒俱邁
衰狀爲倫魁則是小戊子可耻焉已因記己卯兄既
以先石灘先生詩軸見託於誦劣而冗懶遷就茲始
脫藁雖於古君子微旨所寓不得闡發一二而狀惟
高山之思本自秉彝初非爲兄而發也抑嘗奉教於
先輩同譜之義自不甚輕而世之人能講者蓋希今
弟則孝靖季氏署令公之外裔也自餘又多相爲婚
媾永念所生亦豈末石人乎顧以後百歲藐狀者乃
獲歌詠先賢之遺跡因此附驥覺尤榮矣

答金溫陽載德書 丁未

古固有一日之會因成百年之契者而挽近以來雖
平生相密猶往往按劍惟執事不狀不以一識之可
薄旣惠先燕錄一頁今又專問慇懃是不啻墜墨池
而登雪嶺者且其尤何榮如之况審初執政履增衛
胤錫年五十九矣三十一上庠三十七寢郎既出六
漏歷桂坊太僕大樂諸司亦嘗一奉先妣官養之四
朔茲當狼狽猶獲十一朔作吏則亦何恨恨顧有之
仰念昨秋 天褒中文章淳實四字下念家庭士友
間古道相處一事愧瞿之極已無可言而目下又不

堪大史公傳貨殖之遺感爾將以再明南首而西望
四十里第增知己之戀惟歸橐惠錄虹月交光有足
歸貴於陋止葢陋止即與德一東面邇洞西距縣治
十里而遙又西距逍遙山仙雲浦上三世幽貞書堂
鄉祠之墟有水石花卉爲一方甲者又四十里家有
八世文獻五世書冊亦可以遺子孫享之活狀一歸
此固宿願之遂者奈良晤難復何哉他日討俊能惠
先誌墨則并記海東樂府之購庶清風日夕拂衣如
如何何

與金判官鳳吉書

戊申

答金溫陽載億書 丁未

古固有一日之會因成百年之契者而挽近以來雖
平生相密猶往往按劍惟執事不狀不以一識之可
薄旣惠先燕錄一頁今又專問慇懃是不啻墜墨池
而登雪嶺者耳其尤何策如之况審初熟政履增衛
胤錫年五十九矣三十一上庠三十七寢郎旣出六
遍歷桂坊太僕大樂諸司亦嘗一奉先妣官養之四
朔茲當狼狽猶獲十一朔作吏則亦何恨恨顧有之
仰念昨秋 天褒中文章淳實四字下念家庭士友
間古道相處一事愧瞿之極已無可言而目下又不

陔餘叢考
堪太史公傳貨殖之遺感爾將以再明南首而西望
四十里第增知己之戀惟歸橐惠錄虹月交光有足
歸貴於陋止益陋止即興德一東面邈洞西距縣治
十里而遙又西距逍遙山仙雲浦上三世幽貞書堂
鄉祠之墟有水石花卉爲一方甲者又四十里家有
八世文獻五世書冊亦可以遺子孫享之浩歎一歸
此固宿願之遂者奈良晤難復何哉他日討俊能惠
先誌墨則并記海東樂府之購庶清風日夕拂衣如
如何何

與金判官鳳吉書 戊申

積曠聲聞相凌可愧而頃者海陔憂過弊境重有恨
於晚聞也今歲忽又初冬不審政暇清練時謁橋院
慕尤翁遺澤杏風濤千里雖曰遜於旱路而平地自
多千袞片舶猶需追孝此已少有慰矣若往往陟漢
嶽絕頂俯南極一星而浙福琉球臺灣對馬又可以
縱目快心則 王事壯觀安往而非 天渥也甚今
人健美無已弟昨夏自全義南歸冬春以來以書癖
頭瘋因成左醫耳寧復有意門外惟平日文字痼疾
猶有未盡消者欲得貴營所藏朱子敬齋箴二十板
一部而優忙不及求壯紙只送白紙四十幅幸印二

部以投如何耽羅誌亦知有板并印惠一部許償本
紙於本宅耶鄙家有琴材可直千金即如止瀑布雷
火三絕之所會者方擬作七絃一張而獨得貴州栗
板為其腹乃成奇寶亦幸無惜否此三種實儒家清
懇想一笑以許也貴州四百年非經燹之地未知
祖宗朝頒降儀物尚有可考否且如世宗朝以正
統丙寅所定周尺造禮器尺營造尺布帛尺四種并
用銅鑄刻年月者聞關東之三陟只存一布帛半尺
而餘無存者貴州如或俱存或一二存者隨有作見
據付示使此間得有上聞下布之梯則况與我庶

幾同功何幸如之

答金掌令

宗鐸書 戊申

南社二千里如在天上忽於宋察訪中觀優承昨年
八月五日答疏顯顯樂容自擊道存益自山積以來
同門諸子之不古處多矣惟哀兄不以風馬牛不相
及而有此拳拳雖宋友居中通優為可感者亦緣兄
有以未施而先信者故耳歲換春且闌遠惟孝履支
休吉祀又在何時相戀之極不覺太息念兄自今以
後已無望一養世有公議則南亦可以無疑或因而
出守使老友一會其何幸如之只乞益讀晦九書使

松巖源流雲樓教訓不絕於白山滄海之間而世道
容有一二賴焉爾弟在全義時爲同門名士所辱以
四月南歸其歸得儀禮宋書二大帙大擬老境自策
而五十年看字三十年頭瘋遂成左瞽右亦日以昏
恐遂成廢狀朱子亦有旨廢不早之恨倘可因此收
心反約猶勝於坐視世運之無窮者乎下問龍著此
據金大谷煬易學新圖而其以百策爲全部者本諸
河洛摠數以爲一太極及五十體四十九用之地耳
金公卽淵芝二先生所深許其圖雖刊而其解則抱
川文官成大中自其大人孝世守而傳之京中他日

覓看如何

答吳侯濬根書

壬辰

稽顙再拜言卽又游存敬審夜來政體氣候增福區
區慰仰之至胤錫等劣依疇昔而已下教借紙之云
殆同索壁於丐兒環視小厨何以稱塞第念奇正二
字旣承先發而適有安氏演機三冊可當此語輒敢
露上葢張明公已謂不知兵非真儒則知聖人軍旅
末學一句實有激爾以夾谷之會徵之曷嘗不武耶
矧我東風氣之偏重以百來年恬嬉因仍倚閣亦已
甚矣幸而此書之作在 寧陵雲蒸龍變之世雖未

及乎早譽而略試而自今覆視辭約而理博足為孔
明之子雲使季通有知豈不一莞即漢卿之登壇止
生之武備但覺徒費竹素耳城主若於衙暇溫燭而
有得則于兵家此一部足矣彼易象之金大谷經濟
之柳德夫以之相較矣止翹翹于胤錫已具一小敘
在其端矣若今觀縷豈不犯戒於言文而惟知已可
以告此世有不知者得無罪之否乎

與吳愈樞藩根書

丙午

一別多年書亦間闊此豈士友古處之道哉而兩造
僂信之久阻亦俱坐一窮重可見矣不審伊來大夫

人氣候康旺令公侍下起居不至衰劇而仲季兒孫
面面劬課不或云令胤頃歲成進士果不朱書疏箋
之役今既向畢不人英間世天篤待時不遇於今有
知於後斯文大業固吾輩本分常職斯又不可以遇
不遇知不知為動爾敢問令意所安者如何簽院之
祿亦與獄宮奉祠有異幸不至過限耶胤錫今年五
十八矣永感餘生髮渾官眼全暈齒亦一齧齒而一半
崩幾何作陽界人哉惟大小二兒各不失文獻之傳
性命易範次第可講而老季相守能同此樂又以大
兒之一子老季之二子與區區攝室一子曰扶牀繞

膝不復省青雲紫陌有何狀光景者稔矣乃甲辰禱
月之樂簿今年目下之牲簿并由副擬之點實為老
季所強行且一謝 洪造而乃已狀一八城優恐不
得托暇而順遞夫以七年苦出之餘筋骨放舒精神
消落尋常行墨已無以用功者顧何堪於乘田檄吏
之驅使于世有高士必以主簿為笑今意空亦爾耳
狀士亦安能獨自高此語正為此身自解者準備車
可一大呵也

答元直長重舉書 己丑

拜復已半日豈敢少滯謝儀而適逢鄉里故舊相話

俄始罷去想或致訝不來喻夢寐之愴涕甲子之周
復已是真事矧知事尊丈彌世代以我家叅之正與
王父醉隱府君齊列高門壽慶又何令人健羨鄙門
天又來壽壽自僉正先祖以來至我大人始逾六旬今
六年矣嘗夢朱子之言曰人見十世兒孫亦必憐之
使我僉正府君見不肖六世尚當分甘即先僕正公
無恙其於曾孫之知事玄孫之執事亦可知矣顧平
日揭來京鄉知有先故之家非無一二獨耻與之開
口者以今人不肯側耳故爾乃執事超狀遠覽自處
甚厚至欲走人原州而裝池待完又將尾以吾二人

前後赤牘惜乎方沈下僚無以風厲一世也謹錄先
諱次第報上遺事則未暇致詳而盛譜刊本前已未
諸人一玩故茲不復瀆耳

答蔡侯顯一書 戊申

進謁忽成三朔戀德無日不爾不意伏承下書驚感
極矣第審行役頓撼氣體少違天和仰慮無已民所
苦左目瘋醫無復可樂而右視亦日以益昏平生經
禮文字猶且謝閣况於門外人事乎下教雇馬廳一
款誠有以上體官家慕柳侯遺惠懲白侯遺弊
思一變通濟活之至誠則凡在小民亦將聳動况如

民曾忝縣寄曾倡乙未釐正之議者乎非不欲力疾
就招不顧鄉里是非或助官家德澤而朕念乙未發
論之時實不受忤於白侯狼狽以歸大語深誓以
為從今以往設有一言可以拯萬民者義不當復有
干涉只此區區一言神天所共知上下所共聞今雖
官意之勤官令之嚴而自顧心身廉義安可甘作馮
婦之下車乎是不獨左醫右昏不堪出而已伏惟城
主垂恤老病推恕義理勿復呼召俾免罪責則民之
受賜大矣若其釐弊曲折雖非局外之身所當潛喙
狀官家為民之舉亦不可愆朕蓋柳侯當初設施專

出於永濟一邑千萬世民生故乙未以前未聞有違
例侵民之事此柳侯所以得遺愛生祠於此邑而餘
慶所及亦可徵於其家者也民頃守全義亦謁其墓
亦拜其像民情所同天理非誣茲敢仰爲官家誦之
倘蒙虛心公聽使夫爲萬民本意終伸於邪論媚說
之外則本立道生官慈民蘇可以爲百世不忘之柳
侯而永有光於城主世德之盛矣病中愚妄或不在
於誚罰耶苟爲不狀雖如民百輩日日趨進猶恐無
益於邪媚者之不信况民之一身又何益乎

答金公白 光晶書 乙酉

陽昭有日瞻想政切安友至獲承盛存敬審侍暇湛
樂對時多古區區蘇慰已不容喻矧茲先蒙文字竟
遂所圖幽光潛德其自是有知矣向非左右思慕之
篤跋涉之勤安能乎動公聽表以章之竊觀函文跋
語約而該寔考亭遺法也杜湖則旣躬泣貴境孰於
耳目其辭之詳亦其理狀若其一微字致疑此直小
兒強作解事者鄙與左右於四世文獻雖有內外之
別而爲裔則均矣今且私議先跡幾百年湮沒也雖
在本家猶有不及悉焉於是而著一微字其果不穩
否乎從古碑誌序記立言之際此類實不一二又如

田文所撰湖南募義錄序文謂其文字散佚遺跡黷
昧今百餘年而諸公姓名已有不能知者矣微字而
可疑則所謂黷昧也所謂不能知也者當復謂之如
何耶大抵文字從實措辭乃有味可嚼苟有人焉以
此先跡擬之於日月之輝燦雷霆之轟烈則其於俗
見豈若偉狀獨於百年湮沒何哉噫微而顯良在是
矣大賢一言之重其說間狀愚意如此左右計亦不
以爲阿好也且以白水文所敘之可徵而田文所徵
又不特于其言則彼不知者一時嘵嘵又奚病焉左
右既有詢蕘之語故鄙輒仰恩爾

答尹敬商書 丁亥

未面先書古道可見閱月披玩心肝相照豈獨奉遊
大庭之爲幸哉矧蒙不鄙累惠佳製雖區區禮先一
飯見託妄評而每對一二篇輒清迥宛轉覺六月無
暑以此試之安往而不先鳴至若印章之刻尤慰渴
望得此以來箱篋爛狀如尺蔡拱壁忽入手裏又况
篆寫精工高韻超狀信左右曲於指而不曲於心也
倘早晚一笑相握究其底蘊寧不益驩狀相得耶石
材果有所儲而前此頻遭親友取去未知離庭半年
尚爲吾有有之當相償不忘也

與鄭詰祚書

戊子

伏惟日間侍暇學履增古區區馳仰實非常品頃者何幸得遂玄賞庶幾少慰夙昔之願則西士所稱自吾來上國所遇惟徐子先李振之二先生者高明之謂矣矧 聖朝儀器之制之精斷自今始將有太史氏述焉寧不韙哉自念無狀非不欲受造而職事所拘又此持被無以日源源飽聞崇論若幸不鄙重有以見教則為賜大矣

答李君七

文彥書 戊子

春初歷枉又此承問殊感不遺之盛也况審比日靜

居多暇留意游藝是則俗學所未易思議者其為喜聳當復如何第南歸五朔不為不久顧強半消遣於侍瘡而亦不免爾爾室邇人遐良可悵狀所示七政曆二疑之說朝者有事樂方未及奉答適幸乘隙言之而請教可乎夫六十六歲而差一度者元授時明大統之約法也不須追論自崇禎西法之出而虜中因以增修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各六十分每歲太陽差五十一秒七十歲約差二度強而其差也必西何哉經星之行逐漸東移而太陽不得不西移故冬至加時太陽所在丁亥則箕二度今戊子則箕一度

五十九分只舉冬至度分之歲減則二十四氣之一切有減從可知矣來喻乃謂太陽東移所列全度不減而加豈或偶失照勘歟惟一度管二日一段實仰高見之精密蓋以一替之日均分周天則一日平度不過五十九分強是與古法一度者相當試以平度初末推之一度二日其勢豈不狀乎但曆家常於此加減以求定度故本曆所紀不見有平度而獨於二分前後略可見耳大抵天地之間一氣流行若無一定也而一定之理實寓於流行則太陽之差雖有遷變而其所以歲必有差者寧非理之一定乎竊恐左

右只就本曆逐日子正全度據而為說而未始就二十四氣加時細分攷之明睿所照舒究可悟若其二分二至之於小小節候與夫冬至之於二分夏至同異定否之數何足論也抑向所謂平度之加減雖自南土朝以來已有盈縮二術而今法之最高卑尤有進旁蓋太陽距地有遠有近由地上望之最遠者最高也最近者最卑也冬至之際太陽行半最卑故視其度闊大而其數為一度一二分斯其行之極疾而有加乎平度夏至之際太陽行乎最高故視其度狹小而其數為五十七八分斯其行之極遲而有減乎

平度方其極遲之時假令昨日子正太陽起於度初而一度六十分只行五十七八分則今日子正太陽亦因在於度末初末雖異而其不離一度則同矣狀則只此一度豈非分跨二日者而四月五月胃井柳翼之辨自當釋狀至於第六度闕落亦非闕落而狀也十一月正當極疾之時假令昨日子正太陽起於度末而行一度一二分則今日子正太陽所在較昨日實超一度強此又斗五度七度所交過者也近來曆官固有誤印如今年羅喉計都宿次之錯且而此則不誤明矣更試思之雖狀吾輩所往復只是矢子

所謂星家淺事不足辨者而人居覆載父乾母坤不知茲說之源委亦非格致之一端也不意先施及之敢不傾倒第以愚見則所條雖三而要之不出一關挨耳倘蒙不鄙繼此更得商確而推而上之於性命微妙之境則為賜不尤大哉

與柳允吉迪書 己丑

西洋邂逅忽已多日奈一別不知移寓若箇邊優若江湖相念近因仲建少報始聞尊兄終不以衆潰而少搖奇哉偉哉 國朝四百年培養元氣之効尚一綫在茲誠謂吾湖南寂寞哉願以千里裹足久此伏

開公論無路 上達飢餒之炒忠憤之激得無損攝
不畢竟禍福兄已斷置度外固知一毫不動而上
天至仁此疏豈必能死人哉心益確氣益勵狀後可
克有終勉之勉之弟拘縻不得出出亦當在念日左
右敬遣人奉問而已

與柳允吉迪書

己丑

自兄壯行心忽忽不樂雖經時未已豈惟歲暮振綱
而狀顧彼日聞報之晚未及酌一杯青門路上兄固
弘度想或噴以薄情永愧古人謂之何哉第念白山
青海自多先賢遺蹟兄必追狀理還不置于感奈邊

朔風氣不并以南不審起居不遐有損或言饑癘孔
酷流傳可愕而當世仁人君子豈忍使兄顛沛竊聞
羨上文席已為舊伯誦義今雖就養永回而新伯令
公當亦以長者之心為心士友所恃都在此耳月前
有謂嶺南已大會將申清議目下姑未上來而海西
則又出怪鬼實與中間繼兄者翻案雖畢竟 聖鑑
孔昭未得售其希幸而亦以鄉戰勘律被逐而已似
此反復還不滿一祭弟獨處洋邨無與論襟家庭之
戀同氣之懷又誰為弟相慰適得巡營有使略伸區
區傾嚮未知幾日登照如以神會或賜寵復不患二

千里踔遠陽復之期看又邇正皓天必反况其俟之
弟亦為兄祝之也

與柳允吉迪書 戊申

自老兄自甘而歸聲問之曠居狀十有餘年此豈我
羨上先師門下承誨如胤錫者平日凌慕之情哉顧
區區亡狀永感衰病重以不緊奔走無由一奉起居
而狀耳狀其日夕耿耿亦自謂他人鮮比者神天所
知先師所臨老兄豈獨不與之同此懷也今年忽又
初冬不審伊來靜養體度增寶弟五十年書癖二十
年頭瘋終成左瞽冬春間藥裏無益而止其右視又

且漸昏平生行墨拙業已不免潮退天之所廢謂之
何哉况種種疾瘵侵炒無已甚至門內兒侄稚孫課
讀句絕猶未能檢糾外此人事可推而知不意考院
諸公乃以右講長三字歸之於枕席旣旣之中噫其
不量之至也似聞老兄帶標以來李叅奉君烈齷頓
進士敬心儼俱以士林峻望有辭難獲而院中旣皆
許解老兄於此必有所預聞至於胤錫只以居地之
不遠坐得尾續之濫號不亦羞當世而招笑罵乎今
方期於必遞合先投單而齋會梓未易恐不若急訴
老兄庶蒙開可之幸故聞報呼草敢布其衷悃如此

伏惟曲察病情告知多士使賤軀得調而講事無妨
則公私實極兩便言非飾讓念之念之抑老兄素秉
大論斥假蕩假平一節固百世有辭而先師已矣惜
老兄其誰向來戊戌丙午再起游京之日一二同志
或爲胤錫言李鼎烈旣出仕豈以三水之謫而讓於
黑山之謫乎蓋此公誦之餘喜不寐久矣而世日下
如水先師首訣無地可展哀慟奈何老兄聞此當亦
一太息也

頤齋遺藁卷之八

